

李忠定別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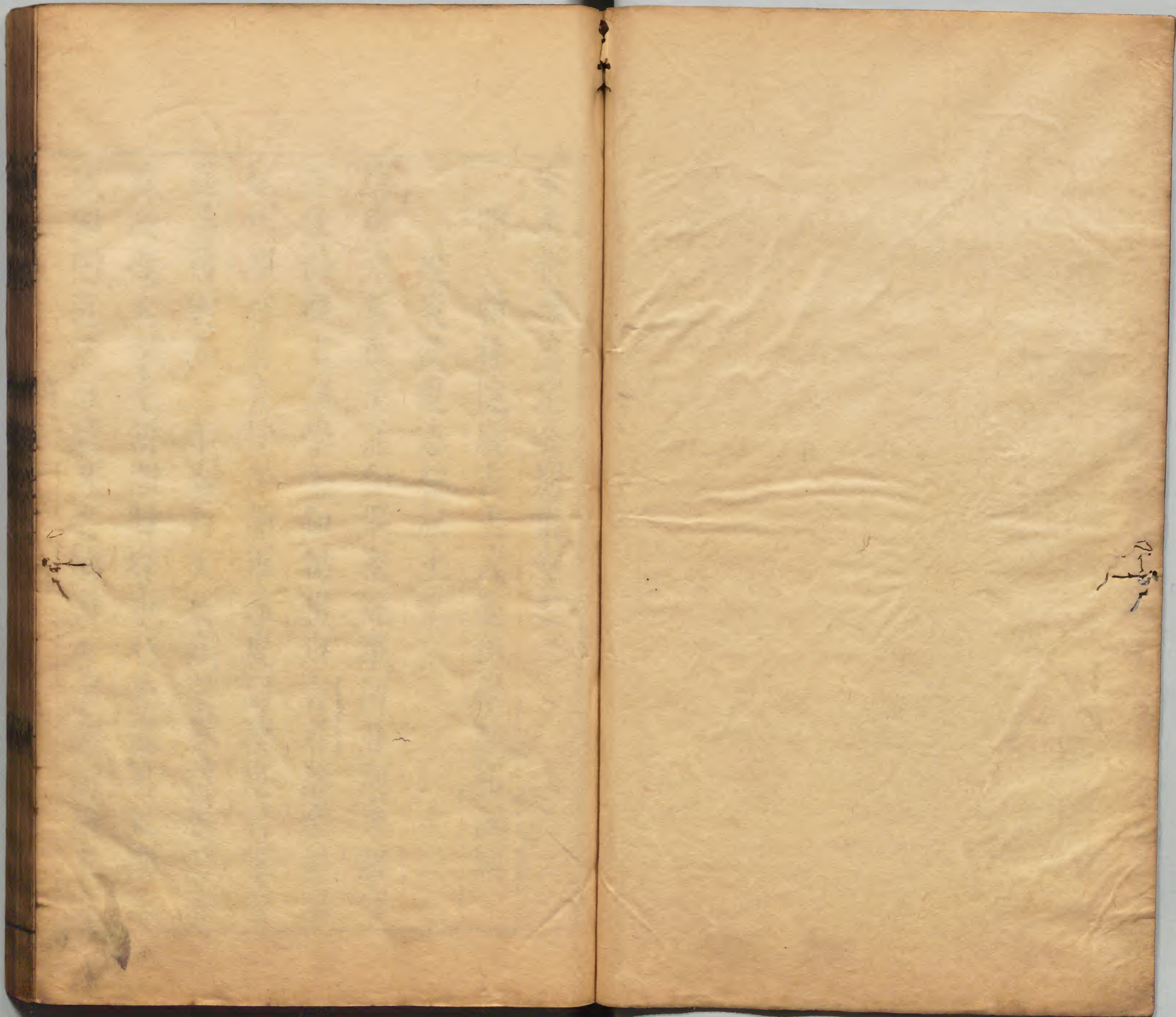
二三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966
冊數	8 ( 5 )
函號	287 111

宋三大臣彙志五







宋丞相李忠定公別集卷之二

淺草文庫

明翰林院庶吉士武進後學鄭鄂評點

建炎進退志總叙上上

靖康元年秋予罷知樞密院事河北河東路宣

撫使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以言者落職提舉

杭州洞霄宮責授保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

置尋移雲安二年春行次長沙蒙恩復舊官除

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時金寇再犯闕都

城圍閉道洛阻絕久之聞命即率湖南勤王之

師入援王室，以四月初啟行，自巴陵乘舟泛江，五月初次繁昌，得元帥府檄，方審都城破，二聖播遷，號慟幾絕。次太平州，覩今上登寶位赦書，改元建炎，悲喜交集。是時金陵爲叛卒周德等所據，囚帥臣宇文粹中，殺官吏居民，焚舟船，不可勝數，劫掠官府士民財物，爲之一空。雖受發運判官方孟卿招安，而擐甲乘城，殺戮恣橫。如故，予遣使臣齋文檄諭之，令聽稟節制勤王，乃肯釋甲，然猶桀傲，不以時登舟，擅驅不當行士

卒，欲乘間遜去。次金陵，因與轉運判官權安撫使李彌遜謀，盡誅其首惡四十六人，而以其徒千餘人，令提舉常平官王枋統之以行。因奉表詣行在，賀登極，且辭領開封府事之命。上書論時事，并具奏金陵東南形勝之地，新罹兵火，宜早擇帥以鎮撫之。次寶應，聞已降麻告，廷除正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隴西郡開國侯加食邑實封，荷上特達之知，感極而繼之以泣。次泗上，以汴流淺涸，捨舟陸行。是時四方勤

王之師皆已放散，因留湖南金陵。兵卒于泗，奏取指揮，獨取數百人防護。以往次虹縣，始被受尚書省劄子，有旨趣召。蓋行在前，此不知予由江淮以來，遣使賫賜御書，并降詔，皆自湖北往。至是得金陵奏，乃劄報新除有召旨也。因奉來劄，以辭恩命。次會亭，上遣中使王嗣昌傳宣撫問，賜茶藥各一銀合，奉表以謝。次穀熟，御史中丞顏岐遣人投文字，封以御史臺印，開視之，乃論予不當為相章疏。其大意謂張邦昌為金人

小人伎倆無所不至

所喜，雖以為三公真王，宜更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禮。予為金人所惡，雖已命相，宜及其未到罷之，以為中太一宮使，兼講筵官，置之閒地。前後凡五章，皆不降出。故岐封以示予，欲予之留外而不進也。乃知命相益出於淵衷獨斷，而外廷所以沮之者無所不至。益以感懼，或勸予不若遂留。予曰：國家艱危，至此極矣，豈臣子事形迹避嫌疑，自愛惜之時哉！上知遇如此，得一望清光，敷陳腹心，退就田里，歿且不朽，如岐言何足

恤、會復遣使趣召、遂行、有旨賜御筵於金果園、命中書侍郎黃潛善押宴、尚書右丞呂好問同知樞密院事、汪伯彥同與、即具奏辭免、次金果園、龍圖閣學士兼侍讀董耘來見、傳上旨、嘗遣從事郎劉默齋御書由湖北往、迓卿書中有學窮天人、忠貫金石、方今生民之命、急於倒懸、諒非不世之才、何以協濟事功之語、感激流涕、遂如行在、遇三執政南都門外、告以已具辭免御筵、乃歸館所、時以城北鈐轄司爲府第、少頃、上

遣使趣見進、對於內殿、見上叙致、不覺涕泗之橫流、上亦感動、因奏曰、金人不道、專以詐謀取勝中國、而朝廷不悟、一切墮其計中、旣登城矣、猶假和議已定之說、以款四方勤王之師、凡都城子女玉帛、乘輿服御、歷代所傳寶器、下至百工技藝、無不畢取、然後劫遷二聖、東宮后妃、嬪御親王宗室、凡係於屬籍者、悉驅以行、遣奸臣傳命、廢滅趙氏、而立張邦昌、僞號大楚、在京侍從百官、北面屈膝、奉賊稱臣、莫有死節者、自古

夷狄之禍中國未有若此之甚。賴天祐我宋，天命未改，故使陛下摠師于外，爲天下臣民之所推戴。絲墜緒，繼絕統，此非人力，乃天數也。興衰撥亂，持危扶顛，內修政事，外攘夷狄，以撫萬邦，以還二聖，皆責在陛下與宰相。宜得有大過人之材智者，相與圖治，以成中興。而考爰之際，首及微臣，自視缺然，力小任重，恐不足以仰副陛下特達知遇之意。伏望聖慈，追寢成命，改授其人。實天下幸甚。上曰：朕知卿忠義智畧甚久，在

靖康時，宣力爲多，特爲同列所不容，故使卿以非罪去國，而國家有徇故如此。朕嘗欲言於淵聖，欲使夷狄畏服，四方安寧，非相卿不可。今朕眇然，以一身託於士民之上，賴卿左右扶持，以濟艱難。此志已定，卿其勿辭。予頓首泣謝，且道董耘所傳聖語，荷知如此。雖糜捐不足以報德，然臣未到，行在數十里間，御史中丞顏岐封示論臣章疏，謂臣爲金人所惡，不當爲相。如臣愚憊，但知有趙氏，不知有金人，固宜爲其所惡。然

岐之論臣謂材不足以任宰相則可、謂爲金人所惡、不當爲相則不可、臣愚不知金人與趙氏爲仇敵、其所喜者爲趙氏耶、其所惡者爲趙氏耶、且爲趙氏之臣、而金人喜之、此必有以得其心者、而反用以爲相、則自古賣國以與人者、皆爲忠臣矣、今陛下用臣斷自淵衷、而岐之論如此、如臣迂疎、自知不足以當重任、但願一望清光、乞身以歸田里、至于陛下命相於金人所喜、所惡之間、更望聖慮有以審處於此、上笑曰、岐

嘗有此言、朕告之以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之所喜者、岐無辭而退、此不足卹、予奏曰、陛下天縱睿聖、固不難察此、然臣材力綿薄、實不足以勝任、因出劄子再拜力辭、上慰諭久之、遣御藥邵成章宣押赴都堂治事、又命執政聚于都堂、即上馬歸、日已暮矣、時六月朔日也、翌日有旨立新班奏事、對於內殿、同執政奏事訖、留身奏上曰、自古人主惟論一相、相得其人、則朝廷正、而天下之事舉、相非其人、則朝廷亂、而天下之



事廢方承平無事之時猶當考論其相而况艱難多事之際乎譬如負重致遠力祇足以勝百斤而使之荷千鈞之重則必顛踣於道路矣以今日國勢觀之外則強敵陵侮二聖在其掌握中內則兵力單弱四方盜賊竊發殘破州縣者不可勝數朝廷之上僭偽之臣方且保崇信任與聞國政州縣之間官吏廢弛顧望進退視朝廷號令如不聞當此之時雖聖賢馳騫有所不足而欲以臣之迂踈獨任其責雖三尺之童有

以知其難也易稱鼎折足覆公餗而孔子以謂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言不勝其任也伏望聖慈博選天下之有材智者爲相仰佐陛下共濟艱難而臣憂患餘生得以退藏於深渺不勝幸甚上曰卿素以忠義自許豈可於國家艱危之時而自圖安閒朕決意用卿非在今日社稷生靈賴卿以安卿其無辭予感泣再拜曰臣愚陋無取不意陛下知臣之深也然今日之事持危扶顛以創業爲法而圖中興之功在陛下而

不在臣。管仲語齊桓公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能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夫知人能信任之，而參以小人，猶足以害霸。况於爲天下而欲建中興之業乎？方靖康之初，淵聖皇帝慨然有圖治之意，而金人退師之後，漸謂無事，不能分別邪正。進君子退小人，而賢否混淆，是非襍揉，且和且戰，初無定議。至其晚節，專用奸佞而黜忠良，虜騎再來，遂有宗社不守

之變。如臣者，徒以愚直好論事，爲衆人不容於朝，使總兵於外，而又不使之得節制，諸將自度不足以任責，乞身以退，而又百端讒譖，竄逐可哀遠方，必欲殺之而後已。賴淵聖察臣孤忠，特保全之，卒復召用，然已無及矣。不謂今日遭遇陛下，龍飛初無左右先容之助，徒採虛聲，首加識擢，付以宰柄，顧臣區區，何足以仰副圖任責成之意。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如臣孤立寡與，更望聖慈，察管仲害霸之言，留神於君子小人間。

進邊志

卷之二

七

使臣得以盡志畢慮圖報涓埃雖死無憾晉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邀說皆中一時之病類多施行後世美之臣常慕其爲人今臣亦敢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願賜施行臣乃敢受命其未合聖意者願賜折難臣得以盡其說上可之予因出劄子奏陳其一日議國是大畧謂中國之御夷狄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莫若自治專以守爲策俟吾政事

修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其二曰議巡幸大略謂車駕不可不一到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爲巡幸之計以天下形勢觀之長安爲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皆當詔有司預爲之備其三曰議赦令大略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一切以張邦昌僞赦爲法如赦惡逆選人循資責降罪廢官盡復官職皆汎濫不可行謂當改正以法祖宗其四曰議僭送大畧謂張邦昌爲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

而挾金人之勢易姓建號身處宮禁南面以朝其後不得已乃始奉迎朝廷尊崇之爲三公真王參與大政非是宜正典刑垂戒萬世其五曰議僞命大畧謂國家更大變故鮮伏節死義之士而奉賊旨受僞官屈膝於其廷者不可勝數晉肅宗平賊而汗僞命者以六等定罪今宜倣之以勵士風其六曰議戰大略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其七曰議守大略謂賊情狡猾勢須復來宜于沿河

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其八曰議本政大畧謂崇觀以來政出多門綱紀紊亂宜一歸之於中書則朝廷尊其九曰議久任大略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效蔑著宜審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其十曰議修德大畧謂上初膺天命宜益修孝悌恭儉之德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興每劄讀訖又敷陳其所以然上皆令留榻上俟詳觀有當施行者降出翌日降出議國是巡幸赦令戰守五劄餘皆留中次日與執政同奏事

于內殿進呈議國是劄子。上曰：今日之策，正當如此。可付中書省遵守。次進呈議巡幸劄子。有旨令促留守司修治京城，祇備車駕還闕。欵謁宗廟，詔永興軍襄陽府江寧府增葺城池，量修宮室官府，以備巡幸。次進呈議赦令劄子。僉謂藝祖登進，曾赦惡逆。今已行難追，有旨選人惟有職者，循資謫降，罪廢官令刑部具元犯申朝廷等第叙復。次進呈議戰議守劄子。有旨令討論修舉軍政措置控禦條件，以聞奏事訖。執政

退，予留身奏上曰：臣愚瞽輒以管見十事，冒瀆天聰，已蒙施行五事。如議本政久任，修德三事，無可施行，自應留中。所有議張邦昌僭逆及受僞命臣僚二事，皆今日政刑之大者，乞早降處分。上曰：執政中有與卿議論不同者，更俟欵曲商量。予奏曰：邦昌僭逆之辜，顯然明白，無可疑者。天下皆謂邦昌處虜中歲餘，厚結虜酋，得其歡心，故破都城，遷二聖東宮，盡取親王宗室以行。邦昌蓋與其謀，此固不可知。然邦昌當道君

朝在政府者幾十年。淵聖即位。首擢爲相。奉使虜中。方國家禰難之。豈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所以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虜人未必不悔禍。而存趙氏。邦昌方自以爲得計。偃然當之。正位號。處宮禁者。月有餘日。虜騎旣退。四方勤王之師集。邦昌擅降僞詔以止之。又遣郎官分使趙野翁彦國等。皆齎空名告身數百道以行。迨彦國辱囚其使。而勤王之師日進。邦昌知天下之不與也。不得已乃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邦昌僭逆始末如此。而議者不同。臣請備論而以春秋之法斷之。若都城之人。則謂因邦昌立而得生。且免再取科金銀而德之。若元帥府。則謂邦昌不待征討。遣使奉迎而恕之。若天下。則謂邦昌建號易姓。其奉迎特出於不得已。而憤嫉之。都城德之。元帥府恕之者。私也。天下憤嫉之者。公也。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趙盾不討賊。則書以弑君。今邦昌已僭位號。賊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與不討賊而已。其

罪爲何如。管劉盆子以宗室。當漢室中衰。爲赤眉所立。其後以十萬衆降。光武祗待以不死。今邦昌以臣易君。其罪大於盆子。不得已以身自歸朝廷。旣不正其罪。而又尊榮之。以爲三公。真王。參與國政。此何理也。議者又謂邦昌能全都城之人。與宗廟宮室。不爲無功。而陛下登極。緣邦昌之奉迎。無邦昌。則陛下何以自明。臣皆以爲不然。譬之巨室之家。偶遭寇盜。主人之戚屬。悉爲驅虜。而其僕欲奄家室奴婢而有之。幸主人者。有子自外歸。迫於衆議。不得已而歸所有。乃欲遂以爲功。其可乎。陛下之立。乃天下臣民之所推戴。邦昌何力之有。臣於劄子中論之詳矣。方國家艱危。陛下欲建中興之業。當先正朝廷。而尊榮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僞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勵天下士大夫之節。執政中有議論不同者。乞降旨宣召。臣得與之廷辨。如臣理屈。豈敢復言。上許之。乃令小黃門宣令黃潛善呂好問汪伯彥再對。上語之。

故而潛善主之甚力。大槩不出前所陳詰難數四。乃屈服。然猶特在遠。不若在近之說。予曰。邦昌當正典刑。何遠近之有。借使在近。當幽繫而反尊崇之。如此何也。潛善不能對。上顧呂好問曰。卿在城中。知其詳。謂當如何。好問對曰。邦昌僭竊位號。人所共知。既已自歸。惟陛下裁處。又引德宗幸奉天。不挾朱泚行。後以爲悔。以附會潛善。不若在近之說。予曰。呂好問之言。首鼠兩端。且援朱泚以爲例。非是。方德宗之狩奉天。朱

泚蓋未反也。姜公輔以其得涇軍心。恐資以爲變。請挾以行。德宗不聽。而其後果然。今邦昌已僭逆。豈可使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正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勿以爲相。無不可者。上頗感動。而汪伯彥亦曰。李綱氣直。臣等不及。上曰。卿欲如何處置。予曰。邦昌之罪。理當誅夷。陛下以其嘗自歸。貸其死。而遠竄之。受僞命者。等第謫降可也。上曰。俟降出。卿劄子來。



日將上取旨。予拜謝既退，竊思若邦昌之事，順逆曉然而猶費力如此，其他豈可不憂？是夕劄子果降出，翌日同執政進呈。潛善猶左右之，乃以散官安置潭州。次進呈議，僞命劄子上曰：國家顛覆，士大夫不聞死節，往往因以爲利。如王及之坐蕃衍宅門，詬詈諸王。余大均誘取宮嬪以爲妾，卿知之否？予奏曰：自崇觀以來，朝廷不復敦尚名節，故士大夫鮮廉寡耻，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視兩宮播遷，如路人然。罕有能伏節死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死節顯著。餘未有聞，願詔京畿諸路詢訪，優加贈恤。如王及之余，大均朝廷見付御史臺推鞠，必得其實。臣聞方金人欲廢趙氏，立張邦昌，今吳玠莫儔傳道意旨，往返數四。京師人謂之捷疾鬼。王時雍徐秉哲奉金人旨，追捕宗室戚里，令居民結保，不得容隱。以衣袂聯屬以往，若囚繫然。其後迫道君東宮，后妃親王出郊，皆臣子之所不忍言。又受僞命皆爲執政，此四人者當爲罪。

首上以詢呂好問而好問以爲有之得旨皆散  
官廣南遠惡州軍安置餘以次謫降內王及之  
余大均胡思陳冲等以賊濫繫御史臺候結案  
日取旨李若水贈官外霍安國贈延康殿學士  
有死節者令諸路詢訪以聞又進呈顏岐待罪  
章疏執政贊上欲令依舊供職有旨令除待制  
與宮觀執政退予留身上曰卿昨日內殿爭張  
邦昌事內侍輩皆泣涕卿今可以受命矣予拜  
謝曰自非陛下英睿天縱豈能決斷如此天下  
不勝幸甚臣雖愚陋敢不黽勉自力以圖報稱  
因爲上言今日國勢比之創業爲尤難蓋創業  
之主乘興起之運積小成大猶或易爲今日當  
國勢委靡不振之時夷狄盜賊憑陵擾攘之後  
士風偷惰人情畏怯府庫空虛郡縣殘破百度  
廢弛而欲奮厲整頓以成中興之功正猶大厦  
之傾持顛扶危須一一修葺而材料鮮少此所  
以爲尤難也正賴陛下剛健不息以至誠惻怛  
之意加之不爲羣議之所動搖先其大者急者

進。選。志。而。小。者。緩。者。徐。圖。之。信。任。而。責。成。功。臣。乃。得。以。竭。盡。思。慮。以。裨。補。萬。一。臣。竊。觀。自。古。創。業。中。興。之。主。莫。如。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大。宗。皆。有。英。明。之。資。寬。誠。之。德。仁。厚。而。有。容。果。斷。而。不。惑。故。能。決。大。事。成。大。功。戡。定。禍。亂。身。致。太。平。臣。嘗。取。其。行。事。大。節。編。爲。一。書。便。於。觀。覽。欲。繕。寫。進。呈。以。備。乙。夜。之。觀。應。今。日。之。變。誠。以。數。君。爲。法。中。興。之。功。亦。不。難。致。上。可。之。因。論。高。祖。光。武。太。宗。數。事。合。於。今。日。者。上。皆。以。爲。然。復。奏。上。曰。人。主。莫。大。於。兼。聽。廣。視。使。下。情。得。以。上。通。故。舜。明。四。目。達。四。聰。而。天。下。治。今。艱。難。之。際。四。方。休。戚。利。害。日。欲。上。聞。而。士。民。之。願。效。其。智。慮。尤。多。陛。下。即。大。位。已。踰。月。而。檢。鼓。院。猶。未。置。恐。非。所。以。通。下。情。而。急。先。務。者。上。曰。屢。語。執。政。猶。未。措。置。卿。可。便。與。施。行。予。退。因。批。旨。置。登。聞。鼓。院。於。行。在。便。門。之。外。差。官。吏。權。攝。又。請。置。看。詳。官。兩。員。於。侍。從。職。事。官。中。選。應。士。民。上。封。事。陳。獻。利。害。候。降。出。並。付。看。詳。官。簽。擬。可。施。行。者。將。上。取。旨。又。於。

省門置司以受詞訴公狀。至是已三具表劄辭免恩命。皆降批答不允。仍斷來章。乃詣閣門受告。有旨兼充御營使。以覃恩告。廷轉正奉大夫加食邑實封。時六月六日也。

首先數着皆得要領

而視靖康間。其不逮遠矣。然而有可為者。陛下英斷於上。而羣臣輯睦于下。庶幾革靖康之風。而中興可圖。然而今日之事。須有規模。而知先

後。緩急之序。所謂規模者。外禦強寇。內銷盜賊。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然後可以議興舉。而問罪金人。迎還二聖。此規模之大畧也。至於所當急而先者。莫先於料理河北河東兩路。夫河北河東者。國家之屏蔽也。料理稍全。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今弃置兩路。不復料理。而欲自安於東

南。譬猶外有寇盜。不爲之藩籬。而欲安於堂奧。其可得乎。今河北河東雖爲金人蹂踐。而殘破河東所失者。忻代太原澤潞汾晉。其餘猶存也。河北所失者。不過真定懷衛濬四州而已。皆靖康之未失之。真定以新易李邈爲帥。懷以折彥質。邈去。衛以朝廷遣使交割。濬以無城郭之故。其餘中山河間慶源保塞雄霸深祁恩冀邢洛磁。相信安廣信二十餘郡。皆爲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所以戴宋者。其心甚堅。在州郡者。依城

郭。無城郭者。依大河西山。結山寨以爲固。皆推豪傑以爲頭領。多者數萬。少者亦不下萬人。如此知名字者。已十數處。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有以大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爲金人所迫。糧盡力困。坐受其斃。強壯而狡獪者。從賊。其次者爲盜。老弱稚孺渡河。而朝廷何以待之。且金人善因兵於敵。兩路軍民。雖懷忠義之心。使救援之。兵久而不至。危急無告。必且憤怨朝廷。使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彼復何

○金○人○妙○處○

待借兵於他國哉。驅之以擾中原而將之以酋首。中國之兵亦將望風奔潰。未易禦也。臣愚以謂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材畧者爲之。使宣諭陛下德意。所以不忍弃兩河於夷狄者。措置經營。結連其豪傑而用之。救援危急。收復州縣。朝廷應副錢糧。告勅有功者。即命以官。其能保全一州。收復一郡。隨其高下。以爲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方鎮之制。使自爲守。非特絕其從賊之心。又可資其力以禦敵。朝廷久遠無北顧之憂。此最今日之先務也。僉議亦頗以爲然。上曰。誰可任此者。予奏曰。陛下倘採用臣策。臣當詢訪其人。續具聞奏。既退。詢于士大夫間。多謂張所可以招撫河北。傅亮可以經制河東。而予亦頗聞其爲人。張所者。山東人。以進士擢第。有材氣。謀畧。當靖康間。爲監察御史。朝廷以金人再犯闕。欲割弃河北。既遣使矣。虜騎薄城。京師圍閉。所在圍城中。獨上言。乞以蠟書募河北兵。淵聖許之。蠟書至河北。士民皆

待借兵於他國哉。驅之以擾中原而將之以酋首。中國之兵亦將望風奔潰。未易禦也。臣愚以謂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材畧者爲之。使宣諭陛下德意。所以不忍弃兩河於夷狄者。措置經營。結連其豪傑而用之。救援危急。收復州縣。朝廷應副錢糧。告勅有功者。即命以官。其能保全一州。收復一郡。隨其高下。以爲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方鎮之制。使自爲守。非特絕其從賊之心。又可資其力以禦敵。朝廷久遠無北顧之憂。此最今日之先務也。僉議亦頗以爲然。上曰。誰可任此者。予奏曰。陛下倘採用臣策。臣當詢訪其人。續具聞奏。既退。詢于士大夫間。多謂張所可以招撫河北。傅亮可以經制河東。而予亦頗聞其爲人。張所者。山東人。以進士擢第。有材氣。謀畧。當靖康間。爲監察御史。朝廷以金人再犯闕。欲割弃河北。既遣使矣。虜騎薄城。京師圍閉。所在圍城中。獨上言。乞以蠟書募河北兵。淵聖許之。蠟書至河北。士民皆

進退志 卷之二 三  
喜曰、朝廷欲弃我於夷狄、猶有一張察院欲救我而用之乎、應募者凡十七萬人、故所之聲滿河北、部勒既定、會都城破、謀弗果用、上即位於南都、所首至行在、見上論列、且條具應募首領姓名、人數合措置事件以聞、朝廷欲以為郎官、奉使河北以董其事、會所以察官上章論黃潛善及兄潛厚姦邪不可用、恐害新政、潛善引去、上留之、乃謫所鳳州團練副使、江州安置、是時予尚未至行在也、故衆謂招撫河北、此非所不

可、然予以所嘗論潛善之故、頗難之、事既迫、他

無可使者、不得已、一日遇潛善、閤子中相與款

潛善小人畢竟嫌疑始此

語曰、吾輩蒙上委任、以艱難之秋、實負天下之

重責、而四方士大夫號召未有來者、前日議置

河北招撫司、搜訪殊無人可以承當、獨一張所

可用、又以狂妄有言得罪、如所之罪、孰不以為

宐第、今日事迫矣、一失機會、悔不可追、不得已、

勢須收試用之、如用以為臺諫處要地、則不可、

使之借官為招撫、冒歿立功、以贖過、似無嫌第

未知於公意何如，倘能先國事，後私怨，爲古人之所難，不亦美乎？潛善欣然許諾，乃薦之於上。且道潛善意，上悅，有旨借所通直郎直龍圖閣，充河北招撫使。是時所已赴謫所，遣使臣賫劄子召之，二十餘日而後至。上召對，摹畫稱旨，錫五品服，內府賜緡錢百萬，以備募兵半年錢糧，給空名告千餘道，以京畿兵千人爲衛將佐官。用、人、須、如、此、屬聽自辟置一切，許以便，宐從事。有朝請郎王圭者，真定府人，真定旣破，率衆數萬，保西山，屢

勝金賊，聞上登極，自山寨間道來獻其所謀，正與朝廷同。能道河北事尤詳，有旨除直秘閣，招撫司參謀官，使佐所。凡留行在者，又二十餘日而後行。傅亮者，陝西人，以邊功得官，諳練兵事。靖康初至京師，上封事，請以親王爲元帥，治兵於河朔，淵聖不喜，令押出門。其冬復有薦者，再召之，亮至而都城已破，率陝右京西勤王兵三萬人，首至城下，屢立功，統御將佐士卒，如古人，斬斬整一，無敢犯令者。上即位，亮請行在召對，



除通直郎直秘閣而亮之爲人氣勁直議論不能屈折執政不喜之除知滑州滑兩經殘破無城壁亮上疏自陳曰陛下復歸東都則臣能守滑陛下未歸則臣亦不能守也執政摘其語以爲悖傲不遜降通判河陽府亮憤懣而去予至行在亮已行使人召之乃來與語連日觀其智略氣節真可以爲大將者欲且試之乃薦於上以爲河東經制副使而以觀察使王瓌爲使瓌亦陝西人累立邊功僉謂在武臣中可用者上

宣諭亮前疏中語予廣上意而奏曰人臣論事言不激切不足以感動人主激切則近謗訕故管之聽言者必察其所以如果出於謗訕何所逃罪至于有所激而云則必恕之以來讜言如周昌之對高祖劉毅之答武帝皆人之所難堪者而二主恕之以其有所激故也亮之言如此但欲激陛下以歸京師耳非有它故願聖度有以含容之且人材難得而將帥之材爲尤難如亮者今未見其比異日必能爲朝廷立大功氣

勁言直，乃關陝氣俗之常，不足深責。上乃許如所請，並召對，賜璣袍帶，賜亮五品服，與兵萬人，告勅銀絹，與川綱之在陝西者，詔京西陝西漕臣應副糧草，餘如張所已得旨而遣之。初，予旣建議以料理河北河東爲所當先者，適後宮降誕皇子，率執政入賀，予奏上曰：「皇子降誕，考之祖宗故事，當肆赦，陛下登寶位，赦已曠蕩，獨遣河北河東而不及勤王之師，天下尚缺望，夫兩路爲朝廷堅守，而赦令不及，人皆謂已棄之，何

以慰忠臣義士之心，而勤王之師，雖不曾用，在道路半年，擐甲荷戈，冒犯霜雪，亦已勞矣。病疾死亡者不可勝數，恩卹不及，後日復有患難，何以使人願因令赦，該載德意，上嘉納，故皇子赦得宜於二者尤詳。又請降詔褒慰兩路守臣將佐軍民，諭以朝廷措置救援不棄之意，守臣各轉兩官進職，餘具職位姓名以聞。又詔自今有能收復兩路已陷州郡，及救解危急，保全一方，功效顯著者，並除本處節度觀察團練防禦使，依方

鎮法。又詔兩路軍民自今不得撰造事端。以疑慮擅殺官吏。又命使臣齎夏藥徧賜兩河守臣將佐。又命權貨務印造見錢鈔遣使齎送兩路州郡。又命降見錢鈔三百萬貫。付河北東路陝西路漕司廣糴應副兩路。又命起京東路夏稅絹於大名府椿管。川綱河東衣絹於永興軍椿管。以待兩路文表。於是兩路知天子德意。人情翕然。蠟書日至。間有破賊捷報。虜人圍守諸郡者。往往抽退。而山寨應招撫經制司募者甚衆。又擇武臣可用者。置沿河巡察使。自河陽抵濱滄凡六處。各有地分。以爲斥堠。而潛善建議令馬忠將所部兵。會雄州弓箭手李成所募兵。凡五萬人。擣虜入界。虜必釋諸郡之圍。以自救。予曰。解襍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鬪者。不搏檄。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此固古法。但今日士怯兵弱。恐未可以深入。而馬忠者。在靖康初。雖嘗宣力。其後官崇志滿。自愛惜。不肯決戰。屢敗衄辱。不足以任此。莫若使之與張所協力。先復

濟衛懷三州、士氣旣振、乘勢鼓行而北、則諸郡之圍必解、而真定可復、河北可以得無事矣、事固有因時而制宜者、此也是時、金人留兵三州、祇數千人、餘皆驅虜吾民、剝剪用之、張所遣間與之結連、多願爲內應者、以官軍民兵相表裏、而圖之功、可指日而成、故予之策出此、而潛善堅執其議、上可之、予不欲力爭、乃以忠爲河北經制使、而以張換副之、換者陝西人、質朴有謀、而善戰、其材遠勝於忠、旣使副忠、又令與張所相應、援而換亦以予之策爲然、進呈諫官鄧肅論僞命臣僚劄子、多已行遣、而肅曾在圍城中、知之爲尤詳、有未及者數人、皆等第行遣、如十友之類、令留守詢訪姓名以聞、其言頗及呂好問、好問者、申公夷簡曾孫、以元祐黨籍、久困州縣、士大夫頗推其恬于仕進、靖康初、予薦於淵聖、以爲諫官、其後爲侍從、邦昌僭逆、以爲執政、而好問嘗以蠟書至元帥府、故上即位、首擢爲右丞、肅論之頗恕、而侍御史王賓亦上疏極書

好問在圍城中、方淵聖拘於虜營、宐以蠟書至  
元帥府督進師、而反勸進、爲懷貳而挾姦、無大  
臣節、况嘗汚僞命、不可以立新朝、好問慙、求去  
甚力、乃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又進呈肅論耿  
南仲父子章疏、上曰、南仲誤淵聖罪、天下共知、  
朕嘗欲手劒擊之、夫復何道、乃以散官安置嶺  
南、而其子延禧落龍圖閣學士、令隨侍、又進呈  
王賓論范訥趙野王襄總師逗遛不進而縱其  
下暴掠、甚於寇盜章疏、有旨降官分司、而賓論

之不已、乃皆以散官安置、又論京西湖北爲金

人盜賊侵犯、有能以歿固守、而保全一方者、有

賊未至而先遁、遂失守者、謂宐褒黜以明功罪。

○要○着○

如趙子崧之守陳、趙子櫟之守汝、閻孝忠之守

蔡、黃叔敖之守襄陽、李彥卿之守漢陽、鄂倅趙

令禪之應援黃州、縣令陳規之守德安、程千秋

之守公安、皆宐褒賞、有旨轉兩官、或與職名、而

以令禪知黃州、規知德安、千秋通判荆南、如陸

德先之棄隨州、鄧雍之棄荆南、舒舜舉之弃郢

州、趙縱之、奔復州、皆宐黜罰、有旨降兩官落職、有類此者、言事官條具以聞、又論折彥質爲宣撫副使、而逃亡入川峽、錢蓋爲陝西制置使、而逃至湖北、許高許亢防河、而逃至江南、倘不懲戒、則後孰肯以歿任責者、有旨彥質散官安置、高亢編管嶺南、蓋落職降官分司、會南康軍奏高亢寓其境欲謀變、守倅以便宐誅之、而待罪衆謂擅殺爲非、是予曰、淵聖委高亢守河、付以兵將甚衆、賊將至而先走、以鐵騎五百、自賴昌

挈家趨江南、沿路劫掠、甚於盜賊、朝廷不能正軍法、而一軍壘守倅敢誅之、必健吏也、使後日受命捍賊者、知退走而郡縣之吏有敢誅之者、其亦少知戒乎、是當賞、上亦以予言爲然、乃命各轉一官、是時范訥王襄罷、而開封府與畱守闕官、予薦宗澤于上、以爲畱守、非澤不可、澤浙東人、自爲小官、即卓犖有氣節、敢爲不詭、隨於世、以故屢失官、靖康間、知磁州、上以康邸持節使虜中、時金人已再犯河北、澤力挽留、以爲不

可行其後有元帥之命遂即大位澤之功為多同列忌之譖毀百端不得留府中既而除知襄陽府予到行在澤適至與語袞袞可聽發于忠義至慷慨流涕故予力薦之上笑曰澤在磁凡下令一切聽于崔府君予奏曰古人亦有用權術假于神以行其令者如田單是也澤之所為恐類於此京師根本之地新經擾攘人心未安非得人以鎮撫之不獨外寇為患亦有內變可虞使澤當職必有可觀上許之乃除延康殿學

士知開封府兼留守澤至京師果能彈壓撫循軍民畏愛修治城池樓櫓不勞而辦屢出師以挫賊鋒雖嫉之者深竟不能易其任也知北京徐處仁死予薦杜克代之而以劉錫代克守滄州又頗易置諸路帥臣監司及京東西守臣然常患帥材之難得也真一日上批出遷汪伯彥知樞密院事而除張慤同知慤是時方自河北都根不可灌然欲一手從根做事必近于專擅自非命世英主鮮能相信如忠定此時措置高宗轉運使除戶部尚書初至行在予因對奏上曰慤以財利勤幹稱以為戶部尚書乃其任也今

必心忌之此潛善之所由得間也

棋非一手不可着樹非從

元

纔供職遽除執政不惟太峻未副人望兼戶部財計賴慤措置乞少緩之候慤措置財計稍就緒日除擢未爲晚陛下用宰相臣不得而與至執政臣當聞敢以爲請上乃止令遷伯彥而以潛善遷門下侍郎兼中書後二十餘日竟除慤盖潛善主之也予因對復奏曰臣前欲少緩張慤除命非沮之正欲藉其力措置戶部事今陛下已擢用慤乞且以戶部事委之乃命慤兼總領戶部財用上又令以許景衡爲中丞王賓除

諫議大夫時景衡以給事中召未至予奏曰陛下以景衡爲中丞誠得其人然故事中丞無自外除者王賓遷則臺中無長官乞候景衡至行在日降處分上許之是時除侍從卿監郎官館職以補班列之闕及召赴行在者多未至而行在官出自圍城中者多求東南差遣以自便上命予草詔以戒諭之其後許翰至予薦之於上謂翰外柔內剛學行純美謀議明決宜在左右參與大政上亦喜其論事乃以爲尚書右丞然



翰之來晚，不能有相助也。初，汴河上流爲盜所決者數處，決口有至百步者，閉塞久不合，乾涸月餘，綱運不通。兩京乏糧，米價騰踴，朝廷責降都水使者陳求道、榮嶷，皆爲散官，依舊領監事。又命提舉京城所陳良弼同共措置。凡二十餘日，而水復舊，綱運沓來，乃令三分留一於行在。每綱到，即間撥入京師，糧始足，米價始平。又擇使臣八員爲沿汴巡檢，每兩員將兵五萬人，自洛口管認地分，至西水門，分布防察，乃免濫決之患。又於兩京城外及沿汴至泗，增置巡檢，商賈始通，人情始漸復舊。命進奏院郎吏分兩番赴行在，增給食錢。朝廷差除，鏤板傳報，外路增置馬遞鋪，添給錢糧，命令始通。州郡命綱運入京者，還載諸部公案圖籍，赴行在官府，始有稽考。蓋行在草創，凡百皆逐一施行措置，悉類此也。

建炎進退志總敘下土

一日同執政奏事內殿，予留身進呈三劄子，一

曰募兵、二曰買馬、三曰募民出財以助兵費、予奏上曰、國家以兵爲重、方熙豐盛時、內外禁旅、合九十五萬人、至崇觀間、而闕額不補者幾半、西討夏人、南平方寇、北事幽燕、所折閱者又三之一、至靖康間、金賊再犯闕、潰散逃亡者、又不知其幾何、方建炎初、天下勤王之師、集於都城側者、三十餘萬人、其間多係召募民兵、倘擇正兵之可用者、留十餘萬、分屯要害州郡、運糧給之、以爲後圖、亦足以壯聲勢、而備緩急、朝廷乃

一切放散、而京東河北之兵、在元帥府者、又皆援例以歸、遂使行在禁旅單弱、雖旋蒐裒、其勢不多、何以捍疆敵、而鎮四方、今已散之兵、旣不可復追、而東南之人、其性輕剽、不可使之遠戰、耐勞苦、習戰陣、惟西北之人、可使爲今日之計、方今則又必不然莫若取財於東南、募兵于西北、方河北之人、爲金人搔擾、未有所歸之時、而關陝京東西流、爲盜賊、強壯不能還業者甚衆、乘此遣使四路、優給例物、以招募之、新其軍號、勒以部伍、得十數

萬人付之將帥以時教閱訓練不年歲間皆成精兵於要害州郡別置營房屯戍使之更番入衛行在此最今日不得已之急務也夫金人專以鐵騎取勝而中國馬政不修騎兵鮮少乃以步軍當其馳突宜乎潰散蓋祖宗朝養馬于監牧孳生蕃盛所在雲布故軍旅之用足至崇觀間監牧廢而爲給地牧馬有其名而無其實既無孳生馬益銷耗其後燕山陷沒馬之入於夷狄者不可勝數金人初犯闕河北京畿之馬爲之一空其後破都城首下令括馬而京師之馬入于賊者萬有餘匹今行在騎兵既已不多又皆疲劣官馬旣無獨陝西京東西諸路尚有私馬宜降指揮立格尺以善價買之可以濟一時之乏民間養馬必皆上戶及僧道命官之家中下戶自無馬可養取之旣不厲民而旬月間馬遂可集朝廷討論監牧之制修復馬政命四川茶馬司益市馬責效在年歲之外馬不患乎不足此亦今日不得已之急務也國家新罹寇難

京師帑藏悉爲金人所取，外路州郡以調發勤王之師，財用爲之一空。今又募兵買馬，招捉盜賊，措置邊事，應副殘破州縣，振舉百度，以圖中興，非常賦之所能供辦，又不可橫賦暴斂，科取於民，如免夫錢，天下至今咨怨。惟上二等物力有餘之家，可行勸誘，使斥其贏餘以佐國用，而以官告度牒之類償之，使朝廷軍馬精強，措置邊事就緒，盜賊衰息，彼乃得保其財產。不然，雖欲保家室不可得，况財產哉。宜命州縣委曲諭

以德意，必有樂輸從命者。此又今日不得已之急務也。然募兵買馬，勸民出財，全籍州縣官吏體朝廷德意而奉行之。其有抑勒科配致搔擾者，重寘于法。奉行有叙，不擾而辦者，量加旌賞。合諸路監司保明按察以聞，則三者可以指日而辦。上皆以爲然，命以劄子付中書省條具取旨。乃與黃潛善商議於陝西河北募兵各三萬人，於京東西募兵各二萬人，合爲十萬。許召募白身於諸色廂軍中，揀選招收潰散兵卒，改刺

創置軍號，驍勝、壯捷、忠勇、義武、龍武、虎威、折衝、果毅、定難、靜邊，凡十軍。每號四軍，每軍二千五百人。例物白身人全給，依上禁軍法，量增分數，餘給半許。用諸路闕額禁軍錢，常平司錢不足，即自朝廷應副。每募及一軍，就本路選差有材武大小使臣充將官，部隊將押赴行在。內京東西委兩路提刑司，河北委招撫司，陝西委經制司，而以錢蓋依舊爲陝西經制使。初蓋在靖康間，嘗建議河外湟鄯之地於朝廷，無毫髮利，而歲費不貲，爲中國患。不若求青唐之後而立之，使撫有其舊部，以爲藩臣，朝廷省費，而新邊弓箭手皆可徙置河內，以備使令。有益麻党征者，故王之子，素爲國人信服，倘封立之，必得其力。至是用其策，故遣蓋爲使，齎告賜益麻党征措置湟鄯事，而因委之以募兵。又議買馬分爲三等，格尺價直，除命官將校見養馬，不許括買外，餘並籍記赴官揀選。及格尺中披帶者，即時給還價直，每及百匹，差官一員管押赴行在，隱寄

妄冒有馬不籍及無馬而抑勒令置買者並科  
違制之罪委逐路提刑司總之又議募民出財  
宐降詔曉諭俾州縣勸誘有能出財助國者籍  
記姓名多寡申朝廷給降度牒償之入財多者  
取旨推恩應勸誘到錢物並別項椿管聽候朝  
廷指揮專充募兵買馬緣邊事支用若有敢科  
配搔擾者命官竄責吏人決配委監司按察凡  
募兵買馬勸民出財奉行有叙保明推賞中書  
條具進呈有旨從之又議措置控禦修舉軍政

予謂唐之方鎮當時實賴其力以定患難第措  
置失宐而其後行姑息之政威柄浸移乃有尾  
大不掉之患祖宗革去其弊削弱州郡之權一  
切委以文吏非沿邊諸路雖藩府亦屯兵不多  
無敢越法行事以處太平無事之時可也一旦  
夷狄長驅盜賊蠡起州郡莫有能抗之者遂至  
於手足不足以捍頭目爲今之計莫若稍倣方  
鎮之制擇人任之假以權勢減上供錢穀使之  
養兵而訓練之大小相維遠近相援庶幾可以

救今日之患、夫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其次有  
觀察團練防禦、今既以爲階官、不可復改、宜於  
沿河沿淮沿江諸路置帥府、要郡次要郡使帶  
總管鈐轄都監、以寓方鎮之法、許其便宜行事、  
辟置寮屬將佐、以治兵、不數年間、必有可觀、管  
馬燧之鎮太原也、承鮑防之後、兵力衰單、燧募  
廝役、悉補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居一年闢  
廣場、集兵三萬、威鎮北方、李抱真之鎮澤潞也、  
乘戰伐後、賦重人困、軍旅刷剝、乃籍戶三丁、擇  
一、蠲其徭租、給弓矢、令閒月得比、偶習射、歲終  
大校、親按籍第、能否賞責、比三年皆爲精兵、舉  
所部得戍卒二萬、遂雄山東、天下稱昭義步兵、  
爲諸軍冠、此方鎮之効也、要在得人、以任之、寬  
其銜、勤以責、成功而誅賞廢置之柄、悉在朝廷、  
使無不運掉之患、則今日控禦之策、宜無大於  
此者、至于軍政當法古、揆今而更張之、古者自  
伍兩卒旅、積而至于二千五百人、而爲師、又積  
而至于萬二千五百人、而爲軍、其將帥正長皆

素具故平居恩威足以相服行陣節制足以相使若身運臂而臂使指無不可者此所以能捍患禦敵而成功也國朝之制惟以五十人為一隊五百人為一指揮而有事出師始命將佐取具臨時兵將初不相識而欲其臨患難而用命指揮如意蓋亦難矣今宐法古五人為伍中擇一人為伍長五伍為甲別選一人為甲正四甲為隊有隊將正副二人五隊為部有部將正副二人五部為軍有正副統制官節制統制官有

都統節制都統有大帥皆平時選定閒居則閱習有故則出戰非特兵將有以相識而恩威足以相服驅之行陣益多益治此韓信多多益辦之術也夫用兵以賞罰為勸沮而自崇觀以來有功者賞踰期敗衄者罰不及用命可歎死敵者以收身不到為名而無贈卹遇敵奔潰者以轉山迷道為辭而反招收賞罰如此豈復有軍政哉宐置賞功司凡士卒有功者即時推賞後有不實坐所保將帥而將之敗衄卒之逃潰者必誅



臨陣死敵者寬主將之罰使必以實告而優贈  
卹之庶幾士氣猶可作也且祖宗嚴禁軍逃亡  
之法而近年不復行也嚴犯階級之法而近年  
不復行也嚴離部伍之法而近年不復行也嚴  
失主將之法而近年不復行也若此之類皆宜  
申明約束增重法制又納級計功之法有當議  
者如選鋒精騎陷陣却敵神臂弓強弩勁弓射  
賊于數百步外豈可責以斬首級哉若此之類  
宜命將帥保明全軍推賞予又具劄子於上前

論之甚詳僉謂帥府要郡之制可行但未可如  
方鎮割隸州郡措置軍政當先施行於御營司  
及招置新軍乃命京東東西路京西南北路河  
北東路永興軍路淮南江南兩浙東西路荆湖  
南北路皆置帥府要郡次要郡帥府爲安撫使  
帶馬步軍都總管要郡帶兵馬鈐轄次要郡帶  
兵馬都監皆以武臣爲之副改路分爲副總管  
路鈐轄爲副鈐轄州鈐轄爲副都監總管鈐轄  
司許以便宜行軍馬事辟置寮屬依帥臣法屯

兵聚糧皆有等差。遇朝廷起兵，則副統官爲帥，副鈐轄都監各以兵從。正官願行者聽，轉運使一員隨軍，一員留本路。而提刑彈壓本路盜賊。遇有盜賊，則量敵多寡，出兵會合，以相應援。本路帥臣當職官措置兵馬，先就緒者當優議施賞之命。招置新軍及御營司兵，並依新法。團結五人爲伍，伍長以牌書同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爲甲，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百人爲隊，隊將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爲部，部將以牌書隊將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爲軍。統制官以牌書部將正副十人姓名，有所呼召使令，按牌以遣，而逃亡死傷皆可周知。三省樞密院同置賞功司，置籍以受功狀，三日不檢舉施行者必罰。受賂乞取者行軍法。許人告遇敵逃潰者斬。因而爲盜賊者誅。其家屬凡軍政申明約束及更改法制者數十條，皆勅榜通衢。將士觀者皆奮勵。予又具劄子奏上曰：朝廷所以備禦夷狄者，皆在邊郡。城池器械一切備具，故

敵未易攻，金人盜賊，乃擾吾腹心。而中原郡縣，積習承平之久，城池堙頽，並無器械，何以禦敵。金人盜賊所至，官吏軍民多不能守，而郡縣遂陷沒者，非特士氣怯懦，蓋禦敵之具不備使然。宐詔諸路州郡，以漸修業城池，繕治器械。朝廷量行應副，有能葺治備具者，當旌賞一二以勸之。有旨依奏。應州縣欲修城池者，申朝廷給降祠部應副。又奏金人專以突騎取勝，而中國騎少步多，固宐多致潰散。夫步不足以勝騎，而騎不足以勝車，此必至之理。故古人之戰，多以兵車。衛青所以能深入匈奴者，以用武剛車自環而依以爲固也。馬燧所以兵雄朔方者，以製爲戰車，冒以狻猊犀象，列戟于後，行以載兵，止以爲陣，遇險則制衝冒也。後世徒見房琯嘗以車戰敗，遂不復用，殊不知制禦突騎，非車不可。顧所以用之如何耳。但當以革冒之以備火攻，故古之兵車，謂之革車者，所以防火也。臣在靖康間，駐軍河陽，制車簡易輕捷，數人可推，運行進

退旋轉曲折皆如人意每車用卒二十五人行則爲行陣止則爲營壘平原可以馳逐險阻可以控扼士卒有所依而鎋騎不得以犇衝其制甚精凡造數百兩教閱月餘士卒皆習熟會臣罷不果用今宜頒其制於京東西俱制造而教閱之其詳具劄子中因繪圖進呈有旨令御營司製造閱習諸將皆以爲可用乃頒降兩路委提刑司總領之又奏大河江淮皆天設之險帝王所恃以守其國者也然須措置控扼以人績加之乃爲我用苟委之自然不復措置雖大河犇湍虜騎濟渡如枕席之上况江淮哉嘉祐中范仲淹請於河陽上流置戰船水軍習水戰以備契丹之深入當時不從其議至于靖康間金人渡河如入無人之境蓋無水軍戰船以擊其渡而控扼之也晉曹操盛兵以臨江表周瑜以舟師破之赤壁而操終身不敢窺吳由是觀之使有水軍戰艦因其濟而擊之得一勝則敵人破膽矣且虜人便於騎射而舟楫非所便以我

所長攻彼所短其勝萬全。但有其備使彼不敢輕濟爲利已博。况勝之哉。爲今日之計莫若干沿河沿江沿淮州郡置造戰艦因其俗之所宜招募水軍凡習水而能操舟者皆籍記其姓名平居許其自便有故則糾集而用之。逐時教閱量行給賞。不年歲間皆爲精兵。則所以固吾國者莫要於此。其詳亦具劄子中。有旨如所請。招置水軍以樓船凌波爲號。又命御營司幹辦公事楊觀復齋空名告。往江浙募人造船。餘路委提刑司措置總領。又奏上旣於河北陝西京東西四路募兵。而軍器衲襖旗幟之類。經靖康之變。類多散失。內庫甲冑甚多。特太重大。兵卒不能勝。乞降指揮條具軍器衲襖闕數。下諸路轉運司製造。於行在置司取內庫甲改爲大小三等之制。及圖畫式樣。製造旗幟之屬。上皆可之。又詢訪陝西山東及諸路武臣材畧可用者百餘人。乞召審察以備將佐偏裨之用。有旨皆召赴行在。自六月初至是凡四十餘日。措置邊防

軍政之類始漸就緒是時朝廷議遣使金國予  
奏上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孝悌之至可以通  
於神明今陛下以上皇淵聖遠狩沙漠食不甘  
味寢不安席思迎還兩宮致天下養此孝悌之  
至而堯舜之用心也然今日之事正當枕戈嘗  
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使刑政修而中國強則  
二聖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使寇蓋相望卑  
辭厚禮朝迎暮請恐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  
表通問兩宮致思慕之意可也上以爲然命予  
草表并致書二虜酋乃以周望傳雱皆借官爲  
二聖通問使齋表及書以往又奏上曰陛下當  
艱難之時爲臣民之所欣戴纂承大統宐降哀  
痛之詔以感動天下忠臣義士之心具言祖宗  
功德涵養海內之深金賊不道屠戮生靈之酷  
社稷艱危之急二聖播遷之痛今日所以賴天  
下士民同心協力相與扶持保守以致中興者  
凡所告諭必盡誠意明白言之無有隱諱使讀  
而聞之者雖武夫悍卒知所激勵然後按其所

言次第行之無為虛文務施實惠必能昭格天

意感激人心轉危為安有不難也晉陸贄有言

履非常之危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不可

以常理論又曰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

人誰肯懷正今日之謂上乃命予撰擬詔文進

呈頒降又具劄子以謂艱難之際賦入狹而用

度廣內自朝廷外至州縣監司空省冗員以節

浮費上命中書條具乃詔省臺寺監官以繁簡

相兼復開封府舊制減學官員額罷提舉常平

司併歸提刑司罷兩浙福建市舶司併歸轉運

司復幕職曹官舊制非萬戶縣不置丞罷吏員

三分之一又請以三省堂吏依祖宗法轉官不

得過朝請大夫初陳乞出官止為通判應前宰

執子弟以恩數帶貼職及侍御以上並罷宰執

及見任宮觀待闕未有差遣京朝官以上俸錢

並減三分之一有旨從之是時四方潰兵為盜

如祝靖薛廣党忠閻瑾王在之徒皆招安赴行

在凡十餘萬人予謂今日盜賊正當因其力而

用之。如光武用銅馬綠林下江之屬以定天下。曹操亦用黃巾以破袁紹。顧所以駕馭之者如何耳。不移徙其部曲則易以叛去。移徙之則彼必致疑。正當以術制之。使由而不知則可。乃以此意奏上。命御營司差官每招安到一頭項即先號令有元係良民願歸業。及有營房兵卒願歸營者。給券及公據遣之。遣去大半。又擇其羸弱不勝兵者放歸。獨留強壯願充行陣立功者。以新法團結。每一軍差大小使臣充部隊將。及擇有才畧者爲統制官以統之。而其頭領皆命以官於它。統制下充準備將領及差遣之類。於是無叛去者。獨淮南劇賊杜用。山東李昱丁順揚進皆擁衆數萬不可招。而拱州之黎驛單州之魚臺皆有潰兵數千人。作過。予奏上曰。方今朝廷外有大敵。而盜賊乘間竊發。擾吾郡縣。其勢不先靖內寇。則無以禦外侮。盜賊雖主於招安。然不震耀威武。使知所懼。則彼無所忌憚。勢難遽平。宜分遣兵將討殄數處。則餘者自服。上



進退志 卷之二 第...  
以爲然，乃命御營都統制王淵率師討杜用，都  
巡檢劉光世討拱州叛兵，統制官喬仲福討李  
昱，韓世忠討魚臺賊，不旬月間皆破之。斬杜用  
李昱，獲甲馬寶貨不貲，餘悉平殄。丁順、楊進乃  
就招撫司招安過河，惟李孝忠者破襄陽，擾京  
西湖北，予建議遣范瓊討之。范瓊者，在靖康間  
爲統制官，將兵河東，頗宣力。其後歸京師，權步  
軍指揮使。京城破，淵聖幸虜營，留不遣。有閤門  
宣贊舍人吳革者，私結禁衛，欲劫虜營，迎淵聖  
歸。謀洩，爲瓊及殿前都虞候左言誅之。上即位，  
瓊不自安，朝廷以其握兵，爲降詔言節義所以  
責士大夫，至于武臣卒伍，當闊略之，以責後効。  
瓊尚反側，至是予奏遣之討賊，使離都城。瓊以  
朝廷委用之心，乃安。卒殺孝忠，招安其餘，以赴  
行。在一日與執政奏事，便殿上出綃背心一宣  
諭曰：道君自燕山密遣使臣賫來，領中有親書  
八字曰：便可即真，來救父母。予與執政皆泣涕。  
奏曰：此乃陛下受命於道君者，宜藏之宗廟，以

示後世道君遠幸沙漠所望于陛下者如此臣  
敢不竭盡駑鈍措置邊事以副陛下聖孝思慕  
之意執政退予留身論及靖康間事上曰淵聖  
勤於政事省覽章奏有至終夜不寢而卒有播  
遷之禍何也予奏曰淵聖在東宮十餘年令德  
聞于天下及即大位憂勤恭儉雖古之賢主無  
以遠過適當國步艱難之時勤儉有餘而英明  
不足不能分別忠邪羣言紛至為小人之所惑  
故卒誤大事人主之職千○古○律○令○但能知人而任之近君

子而遠小人雖不親細務大功可成不然雖衡  
石程書衛士傳餐亦無益也上以為然余因論  
靖康之初金人犯闕中國所以應之者得策凡  
二道君內禪一也淵聖固守二也使其後更得  
一策中國可以無事而和與戰兩者皆失之遂  
至大故而夷狄之患至今為梗方金人初犯闕  
提兵不過六萬人既薄城下累日攻擊知都城  
堅而士卒奮勵不可攻則遣使厚有所邀求而  
請和臣獻策淵聖以謂金人之所邀求有可許

者有不可許者，宜遣使者往來款曲，與之商議。俟吾勤王之師既集，然後與之約。其可與者許之，其不可與者堅執而勿許，則約易成而和可久。當時不以為然，一切許之，其後果不能如約。遂再入寇，此失其所以和也。勤王之師集于都城四面者，三十餘萬，臣獻策淵聖以謂兵家忌分，宜使節制歸一。用周亞夫困七國之策，以重兵與之相臨，而分兵收復畿邑，使無所得糧，俟其困而擊之，一舉可破。當時不以為然，置宣撫司，盡以勤王之兵屬之，故姚平仲得先期舉事，而朝廷懲劫寨小衄，不復議兵，賊退又不肯邀擊，遂使金人有輕中國之心，而中國之勢日弱。

此言可哭

此失其所以戰也。夫機會之來，間不容髮，一失機會，悔不可追。譬猶醫者治病，證候既明而不投藥，遂有至于不可料理者矣。今日機會尤不可失，願陛下以靖康為鑑，審處而決斷以應之。庶幾可以成功。上曰：靖康之初能守，而金人再來，遂不能守，何也？予奏曰：靖康之初，與靖康之

末其勢不同條目甚多臣請論其大者金人初入寇未知中國虛實亦無必犯京闕之意特中國失備無兵以禦之故使得渡河以至城下而粘罕之兵亦失期不至及其再來兩路並進遂有吞噬中原之心此其不同者一也靖康之初賊至城下不數日間勤王之兵已集及其再來賊已圍城始以蠟書募天下兵遂不及事此其不同者二也靖康初賊來於西北隅而行營司出兵屯于城外要害之地四方音問絡繹不絕

勤王之兵既集賊遂歛兵不敢復出其後再來朝廷自決水以滄浸京城西北瀰漫數十里而東南不屯一兵使賊反得以據之故城中音問不傳於外而外兵亦不得以進此其不同者三也淵聖即位之初將士奮勵用命其後賞罰失當人心稍解體此其不同者四也金人圍城之初城中措置有叙號令嚴肅晝夜撫循未嘗少休聞其後無任其責者賊至造橋渡壕恬不加卹以十數人登城將士遂潰此其不同者五也

臣在樞密院時措置起天下防秋之兵降詔書已累月及臣宣撫河北即詔減罷大半蓋朝廷專恃和議以謂金人必不再來一切不爲之備故靖康之末不能守者勢不同而禍生于所忽也翌日奏事因哀聚靖康初建議措置與金人約和用兵次第劄子及朝廷分置宣撫司指揮後在宣撫司論不當減罷防秋兵章疏進呈上皆命畱中因宣諭曰宣撫司官屬靖康間迫逐非辜可並與差遣乃條具進呈有旨曾任郎官監司人與知州軍差遣曾任館職以上人與通判差遣餘並陞一等選人與優便占射子因奏上曰靖康間雖踰爲通言路然臺諫官如李光陳公輔余應求議論輒峭皆遠貶其實塞之也乃納劄子勸上以明恕盡人言以恭儉足國用以英果斷大事上皆嘉納與執政同進呈臣寮論宋齊愈事初齊愈爲右司員外郎自圍城中出詣行在自陳以病在告不與僞楚事除諫議大夫至是臣僚論其首建議請立張邦昌按據

甚明上以其欺罔且首建僞楚之議震怒命付御史臺鞫治證驗明白齊愈欵服衆頗爲之救解上曰齊愈奸惡悖逆如此豈可不正典刑使邦昌之事成置朕何地衆乃不敢言有旨依法定斷仍榜其罪於通衢又進呈御史臺鞫治陳仲余大均洪芻王及之等公事皆在圍城中誘置內人爲妾及因抄劄金銀自盜入已上曰此何等時乃敢如此初四人者罪不測衆救解之有旨情重者長流海島餘編置嶺南又進呈留守司鞫治承華夫人李氏公事初張邦昌退歸府第出禁中李氏送之有語指斥乘輿上聞之命留守司同御藥院於內東門推治李氏欵服且言邦昌居福寧殿李氏嘗以養女陳氏侍邦昌寢其後邦昌之婦入禁中乃留其親隨人而易以陳氏歸府第上震恐謂邦昌敢居宮禁寢殿姦私宮人可以見其情狀予奏曰邦昌旣敢僭竊位號此乃細故耳然上竟以此深罪邦昌有旨李氏決脊降配軍營務下民爲妻又宣諭

王時雍逼迫道君出郊之狀予奏曰人臣不能  
仗節死義而不顧君父一至於此雖犬彘有所  
不若蓋天下所同情嫉姑俟邊事就緒徐議再  
行遣未爲晚也因納劄子乞減上供之數以寬  
州縣修茶鹽之法以通商賈剗東南官田募民  
給佃倣弓箭刀弩手法養兵于農籍陝西保甲  
京東西弓箭社免支移折變而官教閱之又請  
於陝西河北東路京東西置制置使使以遠近  
相應援有旨皆付中書省條具進呈取旨其後  
遂置諸路制置使而餘事以予罷政皆不果行

建炎進退志總叙下下

初余嘗從容奏上曰朝廷外則經營措置河北  
河東兩路以爲藩籬葺治軍馬討平盜賊內則  
修政事明賞罰皆漸就緒獨車駕巡幸所詣未  
有定所中外人心未安夫中原者天下形勢根  
本也一去中原則人心搖而形勢傾矣臣嘗建  
巡幸之策以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今  
縱未能行上策猶當適襄鄧示不去中原以係

天下之心。選任將帥，屯列軍馬，控扼要害，以折虜人之謀。使今冬無虞，車駕還闕，天下之勢遂定。而近日外議紛紜，皆謂陛下且幸東南。果如所言，臣恐中原非復我有。車駕還闕無期，而天下之勢遂傾，難復振矣。上曰：但欲迎奉元祐太后，及津遣六宮往東南耳。朕當與卿等獨留中原，訓練將士，益兵聚馬，雖都城可守，雖金賊可戰矣。予再拜贊上曰：陛下英斷如此，雖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不是過也。因言履艱難之運者，不空懷安。高祖、光武、太宗皆自將兵，披甲胄，冒矢石，於馬上得之。今固不待如此，但車駕不去中原，則將士思奮，人百其勇，盜賊不敢覬覦。兩河易爲經略，雖少勞苦而後享安逸，儻媮取一時目前之安，如後患何？中外未知陛下聖意，乞降詔以告諭之。上乃命予擬撰詔文，頒降榜之兩京。讀者皆感泣，因措置迎奉隆祐太后，津遣六宮，以徽猷閣待制孟忠孝爲提舉，一行事務。步軍指揮使郭仲荀統兵扈衛，餘令有司排



辦後半月、上忽降手詔、欲巡幸東南、以避狄、令三省樞密院條具合行事件、以聞、予留之、因具劄子、極論不可、且言自古中興之主、起于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漢光武、唐肅宗是也。起于東南、則不足以復中原、而有西北、晉元帝是也。蓋天下之精兵健馬、皆出于西北、而中興之主、撥亂定功、以兵馬爲先、一失西北、則二者無自得之、形格勢禁、非特失地利而已、今翠華倘或南幸、委中原而弃之、豈惟金人將乘間以擾吾關輔盜賊、且將蠡起、跨州連邑、朝廷號令不行、精兵健馬、反以遺賊、道路梗塞、人心驚潰、陛下雖欲還闕、有不可得、况治兵勝敵、以歸二聖哉、惟南陽光武之所以興、有高山峻嶺、可事控扼、有寬城平野、可屯重兵、西通關中、可召將士、南通荆湖巴蜀、可取貨財、東達江淮、可運糧餉、北距三都、可遣救援、暨議駐蹕、自冬徂春、兩河措畫就緒、即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上乃取還巡幸東南手詔、令與執政商議、翌日、再具劄

子援楚漢滎陽成臯間曹操表紹官渡事論天下形勢甚詳又與執政議於上前予曰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甚安便但一去中原勢難復還夫中原安則東南安失中原則東南豈能必其無事一失機會形勢削弱將士之心離散變故不測且有後艱欲保一隅恐亦未易臣誠不敢任此責且陛下既以降詔獨留中原人心悅服奈何詔墨未乾失大信於天下願斷自淵衷以定大計上乃許幸南陽令措置合行事件有

旨以觀文殿學士范致虛知鄧州委以修治城池繕葺宮室官府朝廷降鹽鈔錢帛委轉運使范之才等儲峙糧火命發運司撥江湖綱運由襄江通漕命四川變轉輕貨陸路自陝西江路自歸峽以入南陽以黃潛厚爲提舉一行事務以郎官陳袞李儔幹辦頓逾以發運使李祐爲隨行轉運使將以秋末冬初擇日啓行而潛善賊臣豈知爲國只爲便其私遂無所不至伯彥陰以巡幸東南之計動上意其議頗傳于外客或謂予曰士論洶洶咸謂密有建議者東

幸已決南陽聊復爾耳。蓋且從其議乎。不然事將變。予曰。天下大計在此一舉。國之安危存亡。于是乎分。成命已行。倘或改易。吾當以去就爭之。且上英睿。必不爲異議所惑。不然。吾可貪冒寵祿。爲保身計。虛受天下之責哉。然自是雖未嘗有改議。巡幸之命。而上每批出改易已行。指揮如批買馬。祇令每州買馬百匹。予奏上曰。元降買馬指揮。不立額數。祇令有馬及格尺者。依等第給價買之。今若每州限以百匹。即無馬去

讒既得間公宜見幾

處。必須科配。却反成搔擾。及又批出募兵改刺。新軍有害軍政。予奏上曰。元降募兵指揮。許改刺者。祇謂潰散兵卒。無營房可歸者。即非以見在營房兵卒。許之改刺。自以中書元批。旨進呈。上意乃悟。又批出李擢已經淵聖責降宮觀。今又責之爲太重。予奏上曰。李擢在圍城中。淵聖委令提舉京城南壁。實守陳州門一帶。金人造橋渡壕。擢恬不省察。故責降宮觀。其後竟自所造橋渡兵破城。擢之罪大矣。特城破之後。淵聖

不暇再行遣耳。今以散官安置，已爲輕典。倘猶儉邪以爲重，何以戒失守？使後來者任責。潛善左右誤國之甚力，上乃令降作分司。又批出翁彥國、吳昉、搔擾東南，並落職。與宮觀令、學士院降詔慰撫。初，予未至行在，彥國已除知江寧府，委令修城及繕治宮室。朝廷給鹽鈔十萬貫。彥國具劄子以爲不足用。予奏上曰：崇觀間，賜臣僚一第費百萬。今委彥國以修城，又新經兵火之餘，令其治宮室，祇給錢十萬貫，誠爲太寡。有旨撥兩浙淮南鹽鈔四十萬貫付之，爲五十萬。且降指揮令其因陋就簡，不事華壯。上一日忽宣諭彥國修城等搔擾。予奏上曰：創修宮室，一新城池，鳩工聚材，計置磚灰，工料浩大。集事之初，其勢不得無擾。莫若明降指揮，令其撥移諸州神霄宮及常平司廨宇，一切折舊修葺。城壁亦因舊增葺，使彼有所遵守，則費用省而搔擾之患自息。乃命尚書省劄下，旣而復批出責降。且命降詔，蓋潛善以彥國於予爲姻家，故密啓之以爲譖。

愬之端也。既得上批札，適同日得江寧府奏狀，彥國已歿。又吳昉無職名可落，僉謂宮觀太優，將上取旨。上曰：「彥國已歿，不須行遣，乃令放罷。」吳昉委提刑司取勘，仍降詔慰撫東南。如此之類，批出者頗多。初予每因留身奏事，從容論治體，及有所規諫，雖苦言逆耳，上皆嘉納。至是奏陳當世急務，擬進指揮，多可以去矣不降出。予固知譖愬之言，其入已深。一日對內殿，留身奏上曰：「臣以菲材，誤蒙聖慈，使待罪宰相。當國家艱難之時，

付以天下之重，臣夙夜黽勉，雖久患疴疾，亦不敢在假將理。思竭駑鈍以報稱，知遇之萬一，近日屢煩宸翰，令改正已行事件。臣逐一按據辨明，幸蒙聖察。又所進擬措置機務，多未蒙降出。顧臣孤拙寡與，獨荷陛下特達之知，忌媚者多，恐必陰有譖愬而離間臣者。書言：「時則勿有間之。」而管仲亦以信用君子而必以小人參之。爲害霸，夫君子小人若冰炭然，勢不兩立。治亂安危，係其進退。在人主有以察之而已。因出劄子。

進進  
極論君子小人之理、且言靖康間淵聖聽用唐  
恪、而恪姦邪舞智以御其君、能得淵聖之心、移  
易是非、變亂白黑、卒譖罷徐處仁、吳敏而奪之  
相、其後遂致禍、故方陛下勵精圖治、枕戈嘗膽、  
振起中興之功、誠不願蹈覆車之轍也、夫疑則  
當勿任、任則當勿疑、持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  
口、願致察於此、上慰諭曰、無此、但朕思慮偶及  
之耳、其餘章疏見省覽、非晚降出、予拜謝而退、  
至八月五日、告廷遷予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左

僕射兼門下侍郎加食邑實封、而除潛善右僕  
射兼中書侍郎、既命兩相、則潛善顯沮張所而  
罷傅亮、予以去就爭之、遂定進退、雖知墮潛善  
策中、蓋勢不得不然也、初張所既受招撫使之  
命、建言乞置司北京、候措置就緒、即渡河移司、  
恩冀以所募兵內結陷虜兵、民復懷衛瀋三州、  
解邢洛磁相中山之圍、以圖收復真定、既有期  
矣、所尚留京師、招集將佐、措置錢糧、而河北轉  
運使權北京留守張益謙奉招撫司搔擾不當

置司北京，且言所欲起北京屯戍兵，給用器甲，爲非是。緣置招撫司，河北盜賊白晝殺人，不若罷之，專以其事委帥臣。蓋張慤又爲河北都運，與益謙善，慤以予嘗沮其執政，故附潛善、邦彥，相與謀使益謙爲此奏，以沮張所而惑上意也。予奏上曰：張所畫一乞置司北京，候措置就緒，日渡河，今所尚留京師，以招集將佐，故未行。不知益謙何以知其搔擾，而言不當置司。至於守兵器甲，不可輟那，當令招撫司具合用數申陳。

自朝廷給降可也。朝廷以金人攻圍河北，民無所歸，聚爲盜賊，故置司招撫，因其力而用之，以解河北之急。豈緣置司乃有盜賊？今京東京西羣盜嘯聚，攻掠州縣，豈亦招撫司所致耶？方時艱危，朝廷欲有所經略，益謙小臣，乃敢非理公然沮抑，此必有使之者，不懲之，無以戒妄議而沮姦臣。上乃令降旨，招撫司依畫一置司北京。就緒日疾，速渡河，不得抽摘守兵，具合用器甲申朝廷應副，如招撫到河北，兵民嚴行鈐束，無

令作過張益謙令分析以聞尚書省既劄下矣

顯然異同

樞密院復以益謙申狀將取上旨凡千餘言痛  
詆招撫司令非京行下州縣出榜後數日乃關  
過尚書省予始見之乃以樞密院畫旨并尚書  
省元降指揮同將上進呈與伯彥慈爭于上前  
予奏曰張益謙所奏皆細故情涉觀望尚書省  
已得旨行下而樞密院又別取旨痛詆訾之此  
何理也不過欲與益謙相表裏以細故而害大  
計沮抑張所耳朝廷以兵力不足而河北之事

急故委張所以招撫因兵民盜賊之力以捍強  
敵而復故地今措置甫就緒行且成功而沮抑  
之如此州縣將士知朝廷議論不同安肯協力  
棄事功於垂成良可惜也臣不知朝廷之於張  
所欲其成邪欲其敗邪欲其成則不當沮抑之  
如此欲其敗則不若罷去之無使挾私害公而  
不為國家慮也沮抑一張所有何所難致誤國  
家之大計使河北兵民盡為金人之所得河北  
州縣盡為金人之所有中原且不能保將誰任



其責靖康間惟朝廷議論不同無以公滅私之意遂及禍故今豈可復蹈覆車之轍耶伯彥懃無以對第云初不知尚書省已降指揮上乃令樞密院改正作依前降指揮施行既不得逞即為傅亮之事初王瓌傅亮既受命為經制使副即具畫一申朝廷以謂河東州縣多為金人所陷沒至于陝西接連如河中府解州亦為所據與陝府相對以河為界今經制司所得兵纔及萬人皆烏合之眾其間多招安盜賊及潰散之

兵未經訓練拊循難以取勝乞于陝府置司訓

練措置召募陝西正兵弓箭手之在民間不出

者及將家子弟不旬月間可得三萬人

陝西正兵及弓

箭手皆精兵以童貫摠兵賞罰不明皆藏于民間不出每應點集者皆其家人也故瓌亮欲厚資給以養之皆與正兵相為表裏其勝可必且一可以當百也

一面結連河東山寨豪傑度州縣可復即復之

可以渡河即乘機進討以收復河陽河中解州

沿河一帶據險以扼其衝漸議深入以復澤潞

太原願當方面之寄有旨從之撥川綱之在陝

西者使召募西兵又命陝西京西轉運司悉力  
應副璣亮行纔十餘日樞密院可恨復取旨令留守  
宗澤節制即日過河亮申朝廷以與前議及元  
降指揮不同今欲即令過河無不可者但河外  
皆金人界分本司措置全未就緒既過河後何  
地可爲家計何處可以得糧烏合之衆使復爲  
金人之所潰散何自可以得兵亮等不足惜第  
恐有誤國事予將上進呈奏曰河東今日之勢  
不同河北所失不過數郡其餘皆爲朝廷守王

師渡河猶有駐泊得糧之處河東州縣大半陷  
沒沿河一帶自解州河中至河陽懷衛皆爲金  
人所據今經制司軍旅未集遽違前議毆之渡  
河遂爲孤軍倘爲金人所覆不知朝廷何所更  
得將佐士卒當此一道而經略之古將帥不從  
中御之願且如前議盡將帥之智慮而責成俟  
其淹曠時月而無功則朝廷自有法以待之何  
必毆之若是之遽而潛善伯彥皆謂不使之亟  
渡河且失機會如亮等但欲逗遛耳予曰兵事

不可遙度目下亦未見有機會可乘但當委任將帥使擇利而動耳今不卹其措置未辦集而毆之使渡河正所以爲賊餌不見其利也且亮等受命而行纔十餘日申明朝廷前後所降指揮不同乃將帥之職豈可便以爲逗遛如趙充國堅執屯田之議不聞宣帝以爲罪也臣以謂不若只依前降指揮爲便上庸主疑忌又矣以潛善伯彥執議聖意頗惑依違不決者累日予留身極論其理且言潛善伯彥始極力以沮張所賴聖鑒察之

不得行其志又極力以沮傅亮蓋招撫河北經制河東皆臣所建明而張所傅亮又臣所薦用力沮二人乃所以沮臣使不安其職臣每鑒靖康大臣不和之失凡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商議而後行不謂二人乃設心如此如傅亮事理明白願陛下虛心以觀之則情狀自見上曰俟批出只令依元降指揮於陝府置司至翌日批出乃云傅亮兵少不可渡河可罷經制司赴行在蓋潛善留身密啓之也予留御批將上奏曰

臣昨日論傅亮事，已蒙宣諭，俟批出，依元降指揮，繼奉御批，乃罷亮經制使。不知聖意所謂，上曰：亮既以兵少不可渡河，不如且已。予奏曰：臣論傅亮乞降指揮，非謂不使之渡河，緣亮昨乞於陝府置司，與金人對壘募兵訓練，擇利過河，收復州縣，朝廷已從其請。今行未半月，遽改命使宗澤節制，即令過河，臣謂不可者有三事：從中御不盡將帥之慮，一也；軍旅未集，驅烏合之衆渡河，即成孤軍，必爲金人之所潰，二也；軍潰之後，朝廷未有將佐士卒，可以當河東一道之寄，三也。故臣以改命爲非，是當依前降指揮，以責成功。今乃緣臣爭論之故，并與經制司罷之，此必潛善等以私害公，陰有以熒惑聖懷，欲以沮臣使去耳。臣荷陛下特達之知，起自臯謫，付以國柄，方艱難之秋，但知一意以爲國家，苟可以持危扶顛者，知無不爲。庶幾仰副委任之萬一，誠以傅亮經制河東，乃今日所當爲之大者，潛善等乃欲以非理沮罷之，此而可沮，則其它

孰可爲者、今御批猶未施行、願陛下致察於此、尚容臣得待罪宰司以圖報稱、不然、臣豈敢尸祿貪冒寵榮以虛負天下之責哉、上曰、如傅亮人材、今豈難得、予奏曰、臣嘗欵與亮語、觀其謀略智勇、真可以爲大將、詢之士大夫、亦以爲然、今以爲經制副使、姑試之耳、假以時月、必有可觀、使亮如其所請、臨敵退撓而無成功、臣願受誤國之罪、今未嘗用而遂罷之、則不可、古之御將帥者、恐不如此、晉高祖何嘗自知韓信、但以蕭何薦之爲大將、設壇塲擇日而拜之、何之所以知信者、亦以屢與之語而已、使高祖不能用何之言、而將韓信、則何亦必不敢當相位、今人材難得、而將帥之材尤爲難、偶得一二、而朝廷所以輟那人兵、應副錢糧器甲者、種種辦具、非涉旬月不能遣、而啓行未幾、遂以寸紙罷之、待將帥之輕如此、孰不解體、此臣所以深爲陛下惜也、且潛善所以必欲罷亮者、意不在亮、乃以沮臣、陛下不察、則臣亦何敢安職、恐終無以助

進退志 卷之二 三  
陛下致中興之功。上無語。予以御批。納上前。曰。聖意必欲罷傅亮。乞以御批付潛善施行。臣得乞骸骨歸田里。臣非敢輕爲去就。更望陛下留神熟思之。使亮不罷。則臣何敢決去。因再拜榻前。上猶慰諭。謂不須如此。予既退。聞亮竟罷。乃入表。劄求去。上遣御藥宣押赴都堂治事。予到堂。復上馬歸。再入第二表。劄皆批答不允。翌日遣御藥宣押赴後殿起居。隨宰執奏事訖。予留身上。曰。卿所爭事小。何須便爲去就。予奏曰。人主之職。在論一。相宰相之職。在薦人材。方今人材以將帥爲急。恐不可謂之小事。倘以爲小。臣以去就爭之。而天意必不可回。臣亦安敢不必去。因再拜榻前。復奏曰。臣以愚忝仰荷。睠知。初無左右先容之助。龍飛之初。首命爲相。潛善伯彥。自以爲有攀附之功。方虛位以召臣。蓋已切齒。及臣至而議論。僞楚建請料理河北河東兩路車駕。巡幸。宐留中原。皆與之不同。而獨蒙陛下嘉納聽從。固宐爲其媚嫉。無所不至。方潛善

未相所以譖愬指摘臣者。不過欲爲相而已。今既已相而猶沮抑不已。以是爲非。變白爲黑。此不過欲臣去耳。臣立于羣枉之中。獨賴陛下察之。得以盡其區區之愚。如傅亮之事。曉然無可疑者。又不蒙聖察。是臣薦進人材不足用。議論國事不足採。其失職大矣。豈敢復任宰相哉。臣請以世俗之事譬之。今有疾病者。衆鑿不能治。而求之於草澤。既至而爲之察色診脉。曰病如此。宜服某藥。則愈。而左右衆鑿沮之。使不得投藥石。則草澤之鑿亦將辭退。豈敢任責。又如大厦之將傾。而命都料匠以修之。必聽其擇材。以易棟楹。設木以事撐柱。持危扶顛。乃可復全。而衆工沮之。主人者不察。既不使之得以易棟楹。又撐持之具。悉拔棄之。則都料匠亦將告去。何則。覆壓之虞。難任責也。方朝廷承平無事之時。宰相猶可尸祿備員。以冒寵榮。今艱難多故。之秋。當惜分陰。人主以其相爲不足任。則當亟罷。人臣自度不能其任。則當亟去之。臣自度終無

以當陛下之委任。而副天下之責望。敢久居此妨賢路哉。且臣嘗建議車駕巡幸。不可以去中原。潛善等必以此動搖聖意。故力沮張所傳亮而去。臣東南人。豈不願奉陛下順流東下。爲安便哉。顧車駕巡幸。實天下人心之所繫。中國形勢之所在。一去中原。則後患有不可勝言者。故不敢雷同衆說。以誤大事。願陛下以宗社爲心。以生靈爲意。以二聖未還爲念。留神於此。勿以臣去而其議遂改也。臣仰荷天地之德。雖去左右。豈敢一日忘陛下。不勝犬馬依戀激切之至。因泣辭而退。遂上第三表劄。客或謂予曰。公決于進退之義得矣。顧讒者不止。將有患禍。不測。奈何。予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吾知盡事君之道。不可。則全吾進退之節而已。患禍非所卹也。畏患禍。而不去。彼獨不能諷言者。詆訾而逐之哉。天下自有公議。此不足慮。翌日降麻。告廷除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加食邑。實卦時八月十八日也。麻制中。乃以予募兵。



買馬勸民出財爲臯，又謂行遣僞命臣僚爲報私怨，納御批除目爲慢君命，不責翁彥國爲黨庇姻戚，爭議傅亮渡河爲沮格王師，如此類十數事，皆潛善密以付詞臣，予具表劄辭免，不敢當觀文殿大學士，降詔不允，是時尚未受左僕射之命，有旨令閣門併賜兩告，不得已，拜受。陳謝即行，以九月半抵鎮江府，聞辛道宗之兵變於秀州，宿留不敢行者半月，繼聞其掠毘陵，焚丹陽，遂以客舟由外江歸梁谿，而言者再論，麻制中所指以爲罪者，又言予傾家貲以犒叛卒，爲緋巾數千頂與之，遣第迂賊陰與之通，朝廷不復究問其實，有旨落職，令鄂州居住，讒謫如此，自非上恩保全，有以照見其無它，雖欲處江湖之善地，豈可得也。聞命即由江東西以抵武昌，適江上盜賊紛擾，權寓居于屬邑之崇陽僧舍中，暇日閱建炎初備位宰司日記，追思以迂拙甚陋之姿，荷上知遇，付以國事，當軸秉鈞，纔七十有五日，竟以讒罷，曾無涓埃之補，而罪釁

之積有踰丘山尚竊廩祿飽食而逸居慙赧深矣然予既罷之後張所亦以罪去傅亮辭以母病不赴行在而歸陝西招撫經制司皆廢車駕遂東巡而兩河郡縣皆陷于賊金人以次年春擾京東西深入關輔殘破尤甚此豈人力也哉因取進退之大槩次第而總叙之與夫制誥詔命書疏表劄編纂附著合為十卷目之曰建炎進退志庶幾覽者有所考焉至于臣僚之所建明四方之所陳請陟降人材改革政事自有史官書之此不復錄建炎二年十月二十日具位

李綱叙

論公者張浚也浚本潛善幕客附潛善而論公後又附秦檜而排趙鼎岳飛人謂浚非小人吾不信也

臣綱伏被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令臣省

記編錄建炎元年五月二日以後時政記籍寫

成册進御以待別詔頒降史館臣仰惟皇帝聖

子躬土聖之資擬中興之運方時多艱天縱大



常之遇古無與比。顧如臣者，所以報稱眷待之意，宜如何哉！然臣志廣材疎，學識荒淺，徒有愛君憂國之心，初無周身防患之術。備位宰相，纔兩月餘，功效無毫髮可稱，罪戾有丘山之積。奉身以退，何補國家，辜負明恩，爲罪大矣。臣自去魏闕，七更歲華，游致人言，自取顛躓，伏蒙皇帝陛下矜憐孤跡，始終保全，天地之恩，何以論報。今者又奉詔旨，俾臣追記往事，編錄成書，將以付之太史氏。顧臣自經憂患，衰病交攻，心志不能動輒廢，失屢遭盜賊，文籍散亡，極意追思，曾不能省記十之一二。至于日侍清光，親承訓勅，則銘鏤心腑，豈敢弭忘。謹以省記到昨任宰相日所得聖語，所行政事，賞刑黜陟之大畧，著于篇。至于日辰，有不能省記，則闕之。庶幾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之意，謹繕寫成上下兩冊，冒昧投進，以塵乙夜之覽。宣付史館，備採擇焉。臣干冒天威，無任惶懼戰越之至。臣綱昧死，頓首頓首，謹序。

建炎時政記上

起建炎元年六月一日止十二日

六月一日臣自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蒙恩除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以是日到南京行在有旨宣召臣當晚赴內閣起居敘致謝恩訖力具奏陳材能淺薄不敢當除命乞改授其人以慰輿望上不允臣復奏曰臣未到行在數十里間御史中丞顏岐封示論臣章疏大意謂張邦昌爲金人所喜更宜增重其禮臣爲金人之所不喜宜置之閑地不當爲相臣愚忝但知

有趙氏不知有金人固宜爲其所惡然岐之論臣謂材不足以任宰相則可謂爲金人所惡不當爲宰相則不可臣愚不知金人與趙氏爲仇敵其所喜者爲趙氏耶其所惡者爲趙氏耶且爲趙氏之臣而金人喜之此必有以得其心者而反用以爲相自古賣國以與人者皆爲忠臣矣今陛下斷自淵衷特達用臣而外廷之論如此臣豈敢當此任願乞身以歸田里至于陛下命相於金人所喜所惡之間更望聖慮有以審

取言 卷之三 三  
處上宣諭曰岐嘗有此言朕告之以如朕之立  
恐亦非金人之所喜者岐無辭而退此不足卹  
臣竊仰聖語英睿如此復奏曰陛下天縱聖智  
固不難察此然臣絲力薄材實不足以勝重任  
因再拜力辭上慰諭久之遣御藥邵成章宣押  
赴都堂治事且命執政聚於都堂六月二日有  
旨令臣立新班奏事對於內殿同執政奏事訖  
臣留身再具奏力辭除命上慰諭不允臣感泣  
再拜曰臣愚陋無取不意陛下知臣之深也臣

嘗觀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邀說皆中一  
時之病類多施行後世美之臣常慕其爲人今  
臣亦竊不自揆敢以十事仰干天聽倘蒙睿斷  
施行乃敢受命其未合聖意者願賜詰難使臣  
得盡其說上可之因出劄子奏陳其一日議國  
是大略謂中國之御夷狄能守而後可戰能戰  
而後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戰則不足  
欲和則不可莫若自治專以守爲策俟吾政事  
修士氣振然後可以議大舉其二曰議巡幸大

畧謂車駕當一到京師、見宗廟、慰都人之心、權時之宐、爲巡幸之計、以天下形勢觀之、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宐詔有司、預爲之備。其三日議赦令、大略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一切以張邦昌僞赦爲法、如赦惡逆、選人循資責降、臯廢官、盡復官職、皆汎濫不可行、謂當改正以法祖宗。其四曰議僭逆、大畧謂張邦昌爲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建號、身處宮禁、南面以朝、其後勤王之師集迫、不得已乃始奉迎、朝廷尊崇之、爲三公、真王參與大政、非是。宐正典刑、垂戒萬世。其五曰議僞命、大略謂國家更大變故、鮮伏節歿義之士、而奉賊旨、受僞官、屈膝於其廷者、不可勝數。管肅宗平賊、而汚僞命者、以六等定臯。今宐倣之、以勵士風。其六曰議戰、大略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情、宐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其七曰議守、大畧謂賊情狡獪、勢須復來、宐於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其八曰議本政、

大略謂崇觀以來政出多門綱紀紊亂宜一歸之於中書則朝廷尊其九日議久任大略謂靖康間進退大臣衆多而太速功效蔑著宜謹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其十日議修德大略謂上新即大位宜益修德以感天人之心致中興之業得旨皆留榻上俟詳觀有當施行者降出是日降出議國是巡幸赦令戰守五劄子餘皆留中同日內降麻制皇叔祖慶遠軍承宣使知大宗正事仲琮可特授武勝軍節度使依前知大靖康軍節度使知西京外宗正事仲湜可特授檢校少保仍前靖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嗣濮王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三百戶皇叔寧遠軍承宣使知南京外宗正事士儻可特授光山軍節度使依前知南京外宗正事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三省同奉聖旨宇文樞中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宮以江寧府軍卒叛失守故也六月三日臣同執政奏事進呈議國是劄子



有旨付中書省遵守次進呈議巡幸劄子有旨  
催促留守司修治京城祇備車駕還闕謁款宗  
廟委永興軍慶陽府江寧府守臣增葺城池量  
修宮室官府以備巡幸次進呈議赦令劄子僉  
謂赦惡逆已行難追改有旨選人惟在職者循  
資謫降罪廢官令刑部具元犯申朝廷等第叙  
復次進呈議戰議守劄子有旨令三省樞密院  
討論修舉軍政措置控禦條件以聞奏事訖執  
政退臣留身奏曰臣愚瞽輒以管見十事仰黷

天聽已蒙聖慈施行五事如議本政久任修德  
三事無可施行自應留中所有議張邦昌僭逆  
及受僞命臣僚二事皆今日刑政之大者乞早  
降處分上宣諭曰執政中有與卿議論不同者  
更俟款曲商量臣奏曰邦昌僭逆之跡顯然明  
白無可疑者天下皆謂邦昌處虜中歲餘厚結  
虜酋得其歡心攻破都城遷二聖東宮盡取親  
王宗室以行邦昌蓋與其謀此固不可知然邦  
昌當道君朝在政府者幾十年淵聖即位首擢

爲相奉使虜中、方國家禍難之時、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所以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虜人未必不悔過而存趙氏、邦昌方且自以爲得計、偃然當之、正位號、處宮禁者月餘日、虜騎旣退、四方勤王之師集、邦昌擅降僞詔以止之、又遣郎官分使趙野翁彥國等、皆賫空名告數百道以行、迨勤王之師日進、邦昌知天下之不與也、不得已乃議奉迎、邦昌僭竊本末如此、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而必誅、况邦昌已僭竊之、罪宜如何、陛下欲建中興之業、當自正朝廷始、而尊崇僭逆之臣、爲三公真王、參與國政、何以示四方、執政中有議論不同者、乞降旨宣召、臣得與之廷辨、如臣理屈、豈復敢言、上許之、乃令小黃門徑就幕次宣召黃潛善、呂好問、汪伯彥再對。上語之故、潛善力主之、詰難數四、乃屈服、猶持在遠不若在近之說、臣曰、邦昌當正典刑、何遠近之有、借使在近、當幽繫而反尊崇之、如此何也、潛善不能對、上顧呂好問曰、卿在城中知其

詳謂當如何，好問曰：邦昌僭竊位號，人所共知，既已自歸，惟陛下裁處。又引德宗幸奉天，不挾朱泚行，後以爲悔，以附會潛善，不若在近之說。臣曰：呂好問之言，首鼠兩端，且援朱泚以爲例，非是。方德宗之狩奉天，朱泚蓋未反也。姜公輔以其得涇軍心，恐資以爲變，請挾以行。德宗不聽，而後果然。今邦昌已僭逆，豈可使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勿以爲相。無不可者。上宣諭曰：俟降出，卿劄子來日將上取旨。臣拜謝而退。是晚劄子降出。六月四日，臣同執政奏事進呈論張邦昌僭逆，劄子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張邦昌僭逆，理合誅夷，原其初心，出於迫脅，可特與貸免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譚州安置。又進呈論受僞命，臣僚劄子，上宣諭曰：國家顛覆，士大夫不聞死節，往往因以爲利，如王及之坐蕃衍宅門，詬罵諸王，余大均誘取宮嬪以爲妾，卿知之否。臣奏曰：自崇

明史紀事本末 卷之三  
九  
觀以來朝廷不復敦尚名節故士大夫鮮廉寡  
耻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視兩宮播遷如路  
人然罕有能伏節死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  
惟霍安國死節顯著餘未有聞願詔京畿諸路  
詢訪優加贈卹王及之余大均朝廷見付御史  
臺推鞠必得其實臣聞方金人欲廢趙氏立張  
邦昌令吳玠莫儔傳道意旨往返數四京師人  
謂之捷疾鬼王時雍徐秉哲奉金人旨追捕宗  
室戚里令居民保結不得容隱以衣袂聯屬以  
往若囚繫然其後迫道君東宮后妃親王出郊  
皆臣子之所不忍言又受僞命皆為執政此四  
人者宜為罪首上以詢呂好問而好問以為有  
之得旨皆散官安置餘以次謫降內王及之余  
大均周懿文胡思陳冲等並令御史臺速疾取  
勘候案到日取旨李若水已贈官外霍安國特  
贈延康殿學士有歿節者令諸路詢訪以聞又  
進呈御史中丞顏岐待罪章疏有旨除待制提  
舉宮觀執政退臣留身奏事上宣諭曰卿昨日

甲正記 卷之三  
內殿爭張邦昌事內侍輩皆涕泣卿今可以受命矣臣拜謝曰陛下英睿天縱決斷如此天下不勝幸甚臣雖愚忝敢不黽勉以圖報稱上宣諭曰屢語執政令置登聞檢鼓院以通四方章奏至今猶未措置卿可便與施行臣退批旨登聞檢鼓院建於行在便門之外差官吏權攝是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察官職守今後依官制施行錢伯言除開封尹孫埃除應天尹權邦彥差知東平府呂頤浩差知揚州陳邦光差知廣州唐慤差知荆南府王以寧差知鼎州六月五日臣同執政奏事進呈劄子大略謂河北河東兩路國家之翰蔽河北西路三帥府二十餘郡靖康末所失者真定懷衛濬一帥府三郡而已其餘至今皆爲朝廷堅守一路兵民有城郭者依城郭無城郭者依大河西山自相結集日以蠟書號籲朝廷乞師請援河東亦然但所失州郡視河北爲多欲乞於兩路置司措置因其人而用之將來以河外郡縣悉議封建使自爲

守、朝廷量力以助之、則藩籬固而中原可安、倘舍此而不爲、則兩路之人、且歸怨於朝廷、強壯狡獪者、反爲賊用、將何以待之、今日所當先務者、莫急於此、有旨、河北置招撫使司、河東置經制使司、委臣以擇可任使副者、具姓名以聞、是日三省同奉聖旨、以趙子崧守陳州、閻孝忠守蔡州、黃叔敖守襄陽府、趙子櫟守汝州、李彥卿守漢陽軍、程千秋守江陵府、公安縣捍禦有功、子崧轉兩官、孝忠轉一官、除直秘閣、叔敖轉一官、除秘閣修撰、子櫟除寶文閣直學士、彥卿除直秘閣、千秋轉一官、通判江陵府、王襄責受中大夫、秘書少監、分司北京襄陽府居住、趙野責授中大夫、秘書少監、分司南京青州居住、以言者論其任總管日、逗遛不進故也、六月六日、內降手詔、朕以菲德、獲承宗祧、以臨士民之上、屬時多艱、未知攸濟、慄慄危思、若將殞于深淵、洪惟祖宗膺受天命、覆育涵養、百七十餘載、德隆恩普、振古所無、道君太上皇帝、以憂勤而內禪、

孝慈淵聖皇帝、以恭儉而纂圖、海內乂安、蒼生蒙福、適金人之入寇、挾詐謀以款師、待以不疑、墮其奸計、神都失金湯之險、翠華有沙漠之行、二聖既遷、六宮皆從、迨朕叔父第昆宗室戚屬、悉被驅逼、禍故之臻、亦古未有、是用夙夜震悼、于朕心、念父兄憂辱於虜廷、憫生靈重罹於兵革、飲泣嘗膽、不遑寧居、惟爾四方士民、抱負忠義、其伊恤朕躬、以共濟于艱難、以致安于宗社、載念行在將士、適當隆暑、暴露之久、尤軫朕懷、當特加犒、設州縣民戶募師勤王、調發之煩、誠可加憫、當厚與撫循、賦歛之厚、當議蠲減、法令之弊、當議改更、潰兵爲盜、因問虜掠、殘破郡邑、雖已降赦、令當遣使招集、許令自新、賊吏爲奸、乘時掊克、重困吾民、罪不可貸、當遣使按治、寘于典刑、靖康之間、忠義敢言之士、或至竄逐、當悉召還、今日以往、智謀竒畫之人、如能獻陳、當悉擢用、旁招俊乂、竄黜奸回、協成治功、以篤中興之烈、於虜天下之士大夫、未忘我之祖宗、當

同心以相扶。天下之軍民。不願淪於夷狄。當協力以相保守。國勢旣昌。天命益固。庶幾鄰敵悔禍。奉還鑾輿。則予一人以寧。爾亦有無窮之聞。不其韙歟。故茲詔示。想宐知悉。是日三省同奉聖旨。傅墨卿除禮部尚書。郭三益除刑部尚書。周武仲除吏部侍郎。曾楙除禮部侍郎。董耘兵部侍郎。許景衡胡安國並除給事中。劉珪除中書舍人。曾開復待制。知潭州。吳巖夫除光祿卿。辛丙除左司員外郎。李光除秘書少監。翁彥深除太常卿。六月七日三省同奉聖旨。謫受鳳州團練副使江州安置張所。通直郎直祕閣通判河陽府事傅亮。召赴行在議事。以臣所薦。欲委以河北河東路招撫經制司也。是日三省同奉聖旨。李回謫授朝奉大夫秘書少監分司南京袁州居住。以言者論其防河退遁。及嘗受僞命故也。六月八日。內降手詔。朕惟祖宗創業守城。垂二百年。涵養士大夫至矣。靖康變故。仕于中都者。曾無仗節效難之士。而偷生取容。何其衆。



也。甚者乘時爲妖，靡所不至，實爲中國羞。公議弗容，姑取跡狀尤顯著者，量加竄黜，爲臣子之戒。夫節義正，所以責學士大夫也。至于武臣卒伍，理當闕略，以責後効。惟王宗澁首引衛兵逃遁，致都城失守，不可不責。其餘姑務含容，一切不問。咨爾有衆，其體至懷。故茲詔諭，各宐知悉。是日三省同奉聖旨，謝克家除述古殿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季質罷太常少卿，主管亳州明道宮，莫砥除軍器監，陳公輔除吏部郎官，程瑀除司封郎官，余應求除考功郎官，陶愷除度支郎官，鮑輝除兵部郎官，滕廋除都官郎官，陳彥文、孫默、李積中、王愈、程邁並令乘遞馬發來赴行在，洪芻罷諫議大夫，張卿材罷刑部郎官，胡思王及之余大均、周懿文、陳冲並先次放罷，以御史臺勘司有請也。六月九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李若水忠義無與比倫，已推恩外，可特賜謚，劉幹能死節不爲敵用，與追復銀青光祿大夫，特贈資政殿大學士，許翰、楊時、晁說之

並令乘遍馬發來赴行在，吳升責授招化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莫儔責授寧化軍節度副使，全州安置，徐秉哲梅州安置，王時雍高州安置。六月十一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新政之初，應干指揮，內外官司各當體念國步艱難，悉心虔奉，尚慮流俗玩習，將為虛文，顧避懷奸，推行滅裂，或因事剝下，背分自營，肆為搔擾，有害新政，並仰監司互相體察，犯人重寘典憲，仍令御史臺體訪彈奏。孫昭遠差知河南府兼西道都

總管，俞向差知陝府，並填見闕。六月十二日，三省樞密使司奉聖旨：史徽特落致仕，除司農少卿，吳給除左同郎官，張公濟除駕部郎中，郭求除河北東路提刑，周格除京東西路提刑，謝貺除京西北路提刑，李西美除荆湖北路提刑，並填見闕。刑亂國用重典，公於僭逆臣寮，培克官吏，必致典刑，畧不少假，是戡亂第一手。建炎時政記中。起建炎元年六月十三日止六月終。六月十三日，內降赦書一道，門下朕紹隆丕緒，夤御多方，置太羈以求安，涉巨川而思濟，勤于

邦以圖天下之逸、儉于家以資天下之豐、懍乎  
負荷之難、惕若繼承之重、膺受祖宗之貽、燕昭  
格穹昊之貺臨、有開昌期、誕生元嗣、庚伏火見、  
協長夏、楸育之辰、玉裕淵清、稟璿源英秀之氣、  
寔廟社無疆之福、示本支有衍之符、以奉二聖  
覆育之慈、以係四海愛戴之望、循攷累朝之舊  
典、咸推利物之深仁、矧在多難、敢忘敷慶、宐覃  
曠蕩之澤、式契寰宇之心、可大赦天下、應赦書  
到日、昧爽以前、罪人除犯劫殺謀殺故殺鬪殺  
並爲已殺人者、并十惡罪至死、僞造符印、放火  
官負犯入已賊、將校軍人、公人犯枉法、監主自  
盜賊不赦內、枉法自盜罪至死、情理輕者、奉取  
指揮、鬪殺罪至死、情理輕者、減一等刺配千里  
外牢城、斷訖錄案聞奏、其餘罪無輕重、已發覺  
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咸赦除之、應舊係籍及  
上書人、朝廷累降指揮、檢舉叙復、至今經隔年  
月、尚未結絕、宐並給還元帶官職、贈謚碑額等、  
已經給還而未足者、並依元初指揮、其未責降

以前官職應得遺表或致仕恩澤者亦令吏部  
刑部條具申尚書省取旨應靖康元年邊事後  
來文武官因病陳乞致仕朝令不從所乞內有  
身亡之人特許依條陳乞致仕恩澤及陳乞致  
仕緣道路不通不曾被受致仕勅命者亦許所  
在州軍保明特與依條推恩應士庶投獻章疏  
見委官看詳如有利害灼然可採令看詳官先  
次保明申尚書省當議旌擢以爲激勸勘會科  
舉之弊至此極矣苟無變通則忠實異材之士  
何由而出可講元祐詩賦經術兼收之制著爲  
近政乃令禮部疾速條畫聞奏緣已降指揮建  
炎二年正月九日鎖院省試今來日已逼近難  
以遽改可自後舉依此施行應諸路解發材武  
人并錫慶院材武人昨有偶緣事故趨試不及  
之人竊慮遺材仰經禮部投狀勘驗名實當議  
特與別行收試具合格姓名申尚書省取旨推  
恩應將士實有戰功緣罪停廢之人並特與原  
復仍令所在官司發赴行在當議量材選用應

諸路有材勇謀畧之人，衆所推伏，或曾輕戰陣，得功可以倚仗，委本州具姓名保明解發赴行在，御營使司當議量材錄用。每州三人，應諸路勤王人兵，有曾收復州縣立功之人，仰四道都總管及經制使等同結罪，請實保明聞奏。雖不曾立功，曾到京城下，或元帥府已結局遣回所轄人兵，不曾逃散者，候到本處，仰本州具元發回及已到人數。元管押人職位姓名，并元借官職保明聞奏。當議特與推恩，應遣回勤王人兵，所帶器甲，並於所到州縣先次寄納。如因在路遺失軍器，趕趁隊伍不及逃竄之人，限赦到一月，經所在陳首，並與免罪。發遣歸元來去處，依舊牧管，仍給沿路口券。其因沿路失於譏察，致散漫劫掠良民者，可責委隨處統領等官，將犯人便依軍法，務要整肅。所過州縣，並先具統制等官職位牒報，候將來見得沿路不曾作過，令元發處具統制統領等官職位姓名保明申尚書省取旨推恩。今日已後，或失鈐束部轄，亦

當重行黜責。昨太原真定等處州郡緣金人攻圍其官兵統制兵將官等有能竭節戰守遂致陷歿之人可疾速契勘推恩厚撫家屬內忠義顯著者務加優異以爲將士殉國用命之勸。近緣軍興應召募民兵義兵統領之人多是鹵掠良民強黥其面共肆劫奪念非本心理宜優恤。近雖已有放散歸農指揮竊慮統領之人拘留未放並仰經所在官司陳訴給公據令各歸業已前罪犯一切不問令州縣多出榜文曉諭訪聞。昨因金人收領及取過人口有逃遁回歸及有失業逃避人。逞逞被官兵人等不爲辨驗復爲驅領西行甚可矜憫仰限赦到十日內將人口放令逐便限滿不放並行軍法仍仰統制主將等常叨覺察應昨因京城失守死節守禦戰歿文武官已降指揮令本僻統制官保明特與推恩訪聞官司多是非理沮難逗遛行遣致歿事之家不即霑恩可令所屬疾速施行如違當行人重行停降勘會近降赦恩軍人丁夫等逃

亡及潰散官兵并百姓因金人所至失業嘯聚  
人已立限首身尚慮有出首未盡之人并今赦  
到日已前逃亡軍人等並限一月許令出首餘  
依已降指揮應諸班直諸軍親從親事官昨因  
京城失守踰城逃遁雖累降指揮立限許令自  
新尚恐愆罪未敢出首限赦書到一月內許於  
所在州軍自陳仍仰逐州給在路口券牒送在  
京所屬已前罪犯一切不問依舊收管如尚敢  
不首復罪如初及仰所屬月具已未收管人數  
申樞密院應未招降強寇如願往出戰自効者  
限赦書到一月日內經所在州縣或統制等官  
出首具首領人數姓名職位聞奏當議推恩令  
隨統制官前去有能立到奇功當優與獎擢應  
緣金人并賊盜殘破州軍縣鎮逃避官吏等雖  
已降指揮立限許還識任竊慮限滿未及還歸  
之人可限今赦到半月內許歸舊任職役其被  
殺官仰本路提刑司勘會詣實因依保明聞奏  
特與推恩應京城失守潰散使臣昨已降指揮

立限赴部公參違限不赴者並特勒停如有似此未曾公參之人特與免罪許再限一月參部依條注擬如限滿不赴公參復罪如初應歿於王事之人累降指揮令所屬保明推恩官司循習殊不體國以詔旨爲虛文致歿事之家終不霑恩無激勸之義自今仰本家自陳未經保明者令所屬限三日保明已經保明到者限三日推恩如違人吏重行典憲仍令御史臺彈劾以聞應陝西逐路昨因夏賊侵犯去處有立功并亡失將士近緣道路不通未經保明推賞者仰帥司限五日開其實立功並亡失將士等保明聞奏當議推恩不啻漏落應昨緣軍興諸色人支借過官馬除實因戰鬪亡失與免備償併見差出許乘騎外其餘合回納者限一月於所在官司送納如出限隱藏不納許人告坐贓科罪應緣昨來軍興遺弃罷甲頭办之類並令所在官司拘收如及千件以上令逐路憲司保明聞奏當議優與推恩或民間納及百件以上亦令



用正言 卷之三 三  
憲司相度等第支賜百日外不首納依私有法其拘收到名數並令如法編揀排垛內斷鍊不堪者令憲司委官措置修整仍先具拘收修整到名數封樁處所申樞密院應因軍興前後民間勸借獻助錢物雖已委逐州長貳責提依格書填告命給還尚慮其間阻節如有委實獻納錢物限外未經推恩給告之人許徑詣尚書省陳訴如有照據文字當議依格書填給降勘會昨緣金人入寇應宮觀寺院曾造發過乾糧應副軍前不無搔擾陪費可在京委鴻臚寺在外委轉運司保明實費之數聞奏當議特與給降度牒勘會近降赦恩昨緣金人拘留未還等人許支行請給竊慮經歷官司及倉庫不即勘給如敢稽違許經開封府陳訴根究重行斷遣應宗室昨因取往軍前今來却有回歸者其已前積下應干請給等並與一併勘支應河北河東守臣親屬差往逐州幹辦淹留敵寨未歸其家屬在京或寄寓他郡闕人照管恐致失所許經

所在官司自陳支賜銀絹五十疋兩其幹辦官  
回日陞擢應百姓昨緣投充敢勇効用因出戰  
陷歿其家老小無人養贍仰本路監司多方存  
恤無令失所應出戍軍兵家屬仰所在州軍常  
切存撫無致少有失所應諸州縣有因潰散人  
兵及盜賊燒劫屋業之家特與放免今年夏料  
屋稅內被殺或逃避止有婦人小兒貧乏不能  
自存者仰所屬抄劄依災傷七分法賑給施行  
仍多方招誘逃避人戶歸業應諸處民戶舍宅  
房廊寺觀如近經兵火焚燒合行修蓋往別州  
縣計直竹木之類者於所屬給據經由去處與  
免抽稅仍不許官司拘截使用如違許人戶越  
訴勘會昨因金人取索人口開封府差捉事使  
臣火下等追捉訪聞內有婦人多被使臣火下  
百端逼脅致畏避發遣願歸使臣火下等家藏  
住取養之人事同強掠可限一月許令犯人及  
本家人力女使經官陳首與被收藏人並放令  
逐便限滿不首復罪如初鄰人并地分巡察使

臣火下不覺舉減犯人罪三等不知情又減三等仍仰留守司御史臺密行覺察應逃亡罪人見今監錮父母妻男骨肉收捉者除係兇惡不原赦賊人外餘並放令逐便應犯罪合備賞并先以官錢代克而犯人委已貧乏無可催理見監勒犯人并干繫人名下均攤填納者並特與蠲放訪聞諸路州軍縣鎮酒務公庫等多將酒醋抑配與人戶及過往客旅僧道等爲害甚大仰監司守臣常切覺察舉劾官吏重行黜責應

陂湖塘澳舊許人戶採取元無收立課額後因官司措置剗立課利去處仰監司契勘悉行罷免依舊許民戶採取如見係豪強占據仰所屬州縣嚴行禁止仍委監司常切覺察訪聞京師物價未平致鰥寡孤獨不能自存之人艱食除開封府見依法居養外竊慮所委官不切用心致惠澤不下仰留守司更切檢察如法居養如錢物不足其合用數申留守司支降應州縣官職田訪聞多係實無田土抑令人戶輪納租課

實爲搔擾自今仰提刑司勘會詣實常切覺察不得因前妄有搔擾應諸路漢蕃弓箭手合該承襲之人因差使出外及別緣事故有失陳乞致出違日限者候赦書到日限百日經所屬自陳許令依條承襲近降赦文神霄宮罷舍屋襍物錢糧田產拘收具數書尚書省及已降指揮江寧府神霄宮元係保寧寺鎮江府元係龍遊寺泗州元係普照寺洪州元係上藍寺并舒州元係投子山寺院並先次給還其餘州軍內有

元係古寺改建者令本州開具申尚書省剏建去處依赦施行所有正殿聖像如元係佛像改塑即行改正若是剏塑即迎赴慶觀勘會合拘收舍屋等並謂舊有者其後來因緣取降特旨并增置到者並令轉運司拘收應付省計及古寺係謂李唐以前古跡如泗州普照寺舒州投子山大名府大安寺之類仰州郡疾速遵依已降指揮施行無致違戾應昨緣軍興諸官司支借過禁軍闕額封樁錢物及收租錢廢監省費

錢、歿馬肉贓錢、不堪馬價錢、權住撥還、候邊事  
寧息日、委提刑司具數申樞密院、立限撥還、行  
在百司、已降指揮、不以假故日逐供職、訪聞東  
京官司、多不入局、竊慮士人民戶、合有整會、事  
理不無阻節、及勘會累有指揮、應覃恩轉官及  
叙復磨勘擬注之類、并已前積歷未了文字、並  
令東京取會上鈔等、其曹部官、徃徃推沮、不爲  
施行、致使士民徃返道路、良爲勞苦、自今東京  
官司、須管不分假故赴職、檢詳累降指揮、遵守  
行遣、不管依前留滯、如違許士民赴行在陳訴、  
當議重行責罰、應朝廷寬恤事件、務實惠及民、  
如所屬不切奉行、但爲虛文、致民戶陳訴、當議  
重寘典憲、應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委所在長吏、  
常切存恤、事狀顯著者、具名聞奏、應五岳四瀆  
名山大川、歷代聖帝明王忠臣烈士、載於祀典  
者、委所在長吏、精潔致祭、於戲飛龍協時、體黃  
離繼明之治、夢熊占寢、應蒼震一索之祥、均布  
湛恩、用飾多喜、咨爾有衆、咸悉至懷、赦書日行

五百里敢以赦前事言者以其罪罪之主者施行先是上登寶座赦書不曾該載河北河東兩路及四方州縣勤王之師至是得旨該載故於河北河東路及勤王之師指揮爲詳是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唐重除本閣學士差知京兆府范致虛發來赴行在李復陞職一等差知秦州趙明誠發來赴行在鄭驤除直祕閣差知同州六月十四日內降勅書一道勅河北河東諸路州縣守臣將帥忠義軍民等朕惟祖宗德澤在民垂二百年天下乂安靡有變故而宣和靖康以來國家多難金人內侮道君太上皇帝下哀痛之詔講揖遜之禮比德堯舜古今鮮倫孝慈淵聖皇帝以恭儉之德爰受內禪海內欣戴日俟治康而暮歲之間戎馬再侵墮虜奸計但以講和一事終至宗社阡危旣盡取玉帛女子公私財力爲之耗竭乃始劫遷二聖中宮洎皇族尊幼中外媼戚以行戎狄之禍振古未有朕以介弟受命摠師臣民推戴道以大義入繼大

統重以父兄之辱、飲泣嘗膽、疾首痛心、願與天下忠臣義士、共濟艱難、而近者使臣來自朔部、審聞兩路守臣、義不愛生、誓以死守、賊雖憑犬羊之衆、敢肆攻圍、而能率勵士民、屢挫醜虜、其忠義軍民等、倡義結集、動以萬計、邀擊其後、功績茂著、朕甚嘉之、夫河北河東、國之屏蔽也、朝廷豈忍輕棄、靖康之間、特以金人憑陵、不得已割地賂之、將以保全宗社、止兵息民、而金人不得道、攻破都城、易姓改號、劫鑾輿、以北遷、則河北河東之地、又何割哉、已命遣師以爲應援、應兩路州縣守臣、及忠義之士、如能竭力捍禦、保有一方、及糾集師徒、力戰破賊者、至建炎二年、當議疇其勲庸、授以節鉞、其餘官吏軍兵、第加優賞、應稅賦貨財、悉許移用、官吏將佐、悉許辟置、朝廷更行量力應副、爲國藩屏、以昭茂功、庶幾中原弭寧、生靈休息、夷狄悔禍、二聖有可還之期、則予一人膺受多福、爾亦有無窮之聞、不其韙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是日、三省樞密院同

奉聖旨、河北西路河東路守臣、各轉兩官、有職名者進職、餘具職位姓名以聞、又詔自今有能收復兩路已陷郡縣、及救解危急、保全一方、功效顯著者、除本處節度觀察團練防禦使、依方鎮法、又詔兩路軍民、自今不得撰造事端、以疑慮、擅殺官吏等、又命使臣齋夏藥徧賜兩河守城將佐、又命權貨務印造見錢鈔、遣使齋送兩路州郡、又命降見錢鈔三百萬貫、付河北東路陝西路漕司廣糴、應副兩路、又命起京東路夏稅絹於大名府樁管、川綱河東衣絹於永興軍樁管、以待兩路支俵、皆上意也、於是兩路知天子德意、人情翕然、蠟書日至、間有破賊捷報、虜人圍守諸郡者、往往抽退、六月某日、三省同奉聖旨、汪伯彥除知樞密院事、黃潛善兼門下侍郎、戶部尚書、張慤到行在、今日下供職、六月某日、臣同執政官奏事、進呈臣寮章疏、論受僞命臣寮多已行遣、有未及者、皆等第施行、如十友之類、令留守司詢訪姓名以聞、其言頗及呂好



問好問在假上章求去有旨除資政殿學士知  
宣州六月某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沿河置  
巡察使自河陽抵濱滄凡六處各有地分以爲  
斥候進呈臣寮章疏論靖康末折彥質爲宣撫  
副使逃入川陝錢蓋爲制置使逃至湖北許高  
許亢總兵防河逃至江南不懲戒則後孰肯任  
責者有旨彥質責受散官昌化軍安置蓋落職  
降官分司高亢編管海外州軍會南康軍奏高  
亢寓其境上欲謀變知軍李定通判韓壽以便

宐誅之而待罪僉謂其擅殺爲非是臣奏曰淵  
聖委高亢守河付以兵將甚衆賊將至而先走  
以鐵騎五百自穎昌挈家趨江南沿路劫掠甚  
於盜賊朝廷不能正軍法而一軍壘守倖敢誅  
之必健吏也使後日受命捍賊者知退走而郡  
縣之吏有敢誅之者其亦少知所戒是當賞上  
以臣言爲然乃命各轉一官以賞之是時開封  
尹王襄罷大名尹徐處仁薨東京及北京留守  
闕官有旨宗澤除延康殿學士知開封府兼東

京留守杜充除待制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以  
劉錫知滄州又命錢蓋復官依舊爲陝西經制  
使初蓋在靖康間嘗建議河外涅鄆之地於朝  
廷無毫髮利而歲費不貲爲中國患不若求青  
唐之後而立之使撫有其舊部以爲藩臣有益  
麻党征者故王之子素爲國人信服倘封立之  
必得其力至是用其策故遣蓋爲使齎告賜蓋  
麻党征措置涅鄆事因調發五路軍馬以赴行  
在六月某日臣同執政奏事進呈劄子一日募  
兵二日買馬三日募民出財以助兵費募兵劄  
子大略謂國家以兵爲重方熙豐之時內外禁  
旅合九十五萬人至崇觀間闕額不補者幾半  
西討夏人南平方寇北事幽燕所折閱者又三  
之一至靖康間金賊再犯闕潰散逃亡者又不  
知其幾何今行在禁旅單弱何以捍強敵而鎮  
四方爲今之計莫若取財於東南募民於西北  
方河北之人爲金人搔擾未有所歸之時而關  
陝京東西流爲盜賊強壯不能還業者甚衆乘

此遣使四路、優給例物以招募之、新其軍、踰、勒、以部伍得十數萬人、付之將帥、以時教閱訓練、不年歲間、皆成精兵、於要害州郡、別置營房屯、戍使之更番入衛行在、此最今日之急務也、買馬、劄子大略謂、金人專以鐵騎取勝、而中國馬政不修、騎兵鮮少、乃以步軍當其馳突、宜乎潰散、蓋祖宗朝養馬於監牧、孳生蕃盛、所在雲布、故軍旅之用足、至崇觀間、監牧廢而爲給地、牧馬有名而無實、其後燕山陷沒、馬之入于夷狄者、不可勝數、金人初犯闕、河、北、京畿馬畜爲之一空、後破都城、首下令括馬、而京師之馬、入于賊者萬有餘匹、今行在騎兵不多、獨陝西、京東西諸路、尚有私馬、宜降指揮立格尺、以善價買之、可以濟一時之乏、民間養馬、必皆上戶及僧道、命官之家、中下戶自無馬可養、取之既不屬民、而旬月間、馬遂可集、此今日不得已之務也、募民出財、劄子大畧謂、國家罹寇難、京師帑藏悉爲金人所取、外路州郡、以調發勤王之師財

用爲之一空，今又募兵買馬，招捉盜賊，措置邊事，應副殘破，州郡振舉，百度以圖，中興非常賦之所能供辦，又不可橫歛科取於民，如免夫錢，天下至今咨怨，惟上二等物力有餘之家，可行勸誘，使斥其贏餘，以佐國用，而以官告度牒之類償之，使朝廷軍馬精強，措置邊事，就緒盜賊衰息，彼乃得保其財產，不然雖欲保家室不可得，况財產哉，宜命州縣委曲諭以德意，必有樂輸從命者，此又今日不得已之務也，上命以劄

子付中書省條具以聞，次日將上，得旨於陝西河北路募兵各三萬人，京東西路募民各二萬人，合爲十萬，許召募白身及於諸色廂軍中揀選，或招收潰散兵卒中改刺，創置軍號，驍勝壯捷，忠勇義武，龍武虎威，折衝果毅，定難靜邊，凡十軍，每號四軍二千五百人，例物白身人全給，依上禁軍法，餘給半，許用諸路闕額禁軍錢，常平司前不足，即自朝廷應副，內京東西委兩路提刑司，河北委招撫司，陝西委經制司，召募每

募及一軍就本路差有材武大小使臣克將官  
部隊將管押赴行在聽候差使又命買馬分爲  
三等格尺以定價值除命官將校見養馬不許  
括買外餘並籍記赴官揀選及格尺中披帶者  
即時給還價值每及百疋差官或將校一負管  
押赴行在隱寄妄冒有馬不籍及無馬而抑勒  
令置買者並科違制之罪委逐路提刑司摠之  
又降詔曉諭州縣勸誘能出財助國者籍記姓  
名多寡申朝廷給降度牒償之入財多者取旨  
推恩應勸誘到錢物並別項椿管聽候指揮專  
充募軍買馬緣邊事支用有敢科配搔擾者命  
官竄責吏人決配凡募兵買馬勸民出財奉行  
有叙並保明推賞六月某日臣與執政官奏事  
進呈劄子議控禦之策大略謂唐之方鎮當時  
實賴其力以定禍難第措置失宜而其後行姑  
息之政威柄浸移乃有尾大不掉之患祖宗革  
去前弊削弱州郡之權一切委以文吏非沿邊  
諸路雖藩府亦屯兵不多無敢越法行事以處

太平無事之時可也。一旦夷狄長驅盜賊蠡起，州郡莫有能抗之者，遂至于手足不足以捍頭目，爲今之計，莫若稍倣方鎮之制，擇人任之，假以權柄，減上供錢穀，使之養兵而訓練之，犬小相維，遠近相援，庶幾可以救今日之患。夫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其次有觀察團練防禦，今旣以爲階官，不可復改，宜於沿河沿淮沿江諸路，置帥府，要郡次要郡，使帶總管鈐轄都監，以寓方鎮之法，許其便宜行事，辟置寮屬將佐，以治

兵，不數年間，必有可觀。今日控禦之策，無大於此，僉謂帥府要郡之制可行，但未可如方鎮割隸州郡，得旨京東東西路、京西南北路、河北東路、永興軍路、淮南江南兩浙東西路、荆湖南北路，皆置帥府要郡次要郡，帥府爲安撫使帶馬步軍都總管，要郡帶兵馬鈐束，次要郡帶兵馬都監，皆以武臣爲之副，改路分爲副總管，路鈐轄爲副鈐轄，州鈐轄爲副都監，總管鈐轄司許以便宐行軍馬事，辟置寮屬依帥臣法，屯兵皆

有等差遇朝廷起兵則副摠管爲帥副鈐轄都監各以兵從聽其節制正官願行者聽轉運使副一員隨軍一員留本路提點刑獄彈壓本路盜賊遇有盜賊則量敵多寡出兵會合以相應援本路帥臣當職官措置兵馬先就緒者當優議精賞六月某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責授鳳州團練副使張所借通直郎直龍圖閣除河北西路招撫使令閣門引見上殿六月某日臣同執政官奏事進呈臣察劄子乞增置弓手人

數每縣置武尉一員及河北路置巡社差官總領得旨從之六月某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三省樞密院同置賞功司三省委左右司郎官樞密院委都承旨檢察置籍以受功狀違限不施行者必罰受賂乞取者依軍法許人告軍士遇敵逃潰者斬因而爲盜賊者誅其家屬凡軍政申明約束及更改法制者數十條皆用勅榜揭于通衢六月某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溫州觀察司樞密都承旨王瓌除河東路經制使

通直郎直秘閣傅亮除河東路經制副使皆令  
閣門引見上殿六月某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  
旨差御營司都統制王淵統制官張俊將帶所  
部軍馬捉殺陳州叛兵杜用都巡檢使劉光世  
捉殺黎驛作過馬忠下叛兵統制官喬仲福等  
捉殺山東賊李昱統制官韓世忠捉殺單州魚  
臺軍賊先是僉議于上前謂盜賊勢須招撫因  
而用之然非朝廷威令已振則雖欲招撫因而  
用之勢不可得今去行在二百里間有此數

處盜賊竊發多者至數萬少者不下七八千若  
不遣將帥應時討殄何以使四方羣盜恐懼聽  
命有旨令召王淵等到都城戒勵令各占地方  
須管破蕩仍諭以自上即位方此遣兵正當信  
賞必罰能立功者優議推賞敗衄誤事亦必行  
法之意諸將喜躍自奮不旬月間四處皆告捷  
王淵生擒杜用破其衆二萬人喬仲福斬李昱  
首以獻破其衆三萬人黎驛魚臺賊皆七八千  
人討捕淨盡王淵劉光世以功並建節餘人等



第進秩於是湖北羣盜閻瑾党忠薛廣祝靖等皆赴行在丁順楊進等皆河北巨盜赴招撫司自効其餘皆赴東京留守宗澤納款京東西與淮南州縣漸得休息

建炎時政記下

起建炎元年七月一日止八月十八日

七月一日臣與執政奏事進呈劄子大略謂國家所以備禦夷狄者皆在邊郡城池器械一切備具故敵未易攻今金人盜賊乃擾吾腹心而中原郡縣積習承平之久城池堙頽並無器械

何以禦敵官吏軍民多不能守而郡縣遂以陷沒者非特士氣怯懦蓋亦以禦敵之具不備使然宜命諸路州郡以漸修葺城池繕治器械朝廷量行應副有能葺治備具者旌賞以勸得旨依奏應州郡欲修城池者申朝廷給降祠部應副七月某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張慤除同知樞密院事兼提舉措置戶部財用王綯除給事中七月某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差周望傳秀借太常少卿奉使二虜酋軍前通問二聖

起居上命臣擬撰表本共起居道君太上皇帝表本日臣某言神京不守坐失金湯天旆啟行越在少莽凡居臣子之列均深痛憤之情臣某誠悲誠感頓首頓首恭惟道君太上皇帝陛下遊神穆清宅心昭曠法堯舜之遜禪濟國家之艱難方交兩宮之歡永享四海之養鄰邦犯順戈戟暗于中原帝座移居鑾輿幸于朔埜神人感憤華夏悲摧而臣濫總帥權莫陪誓御迫羣臣再三之懇請謂大寶不可以久虛勉徇羣情

嗣守神器瞻行宮而靡及慕慈訓以增懷輯睦師徒冀宗社之可保撫寧方夏佇車駕之言歸謹遣通直郎試太常少卿臣周望奉表起居以聞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臣某頓首頓首謹言其起居孝慈淵聖皇帝表本日臣某言戎馬旃興環日幾而布列帝都不守致天步之艱難萬國悼心三靈失色臣某誠悲誠感頓首頓首恭惟孝慈淵聖皇帝陛下法禹湯之恭儉體堯舜之聰明十載東宮令德聞于海寓踰

年南面、仁政浹于寰區、適當嗣位之初、兩致鄰邦之寇、割地增幣、以生靈屈已而講和、擐甲登埤、爲廟社忘身而固守、金湯失險、羽衛啟行、致翠華之蒙塵、瞻紫微而移座、華夏失庇、神人疇依、而臣切總師徒、莫陪羈勒、迫羣臣之懇請、嗣大寶以撫臨、仰遵勤儉之風、庶格中和之治、傷心北望、緬懷異域而增悲、整駕南還、尚冀敵人之悔禍、謹遣通直郎試太常少卿臣傅雱奉表起居以聞、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臣

某頓首頓首、謹言、七月某日、三省同奉聖旨、諸路發到米綱、以三分之一留行在支遣、二分撥入京師、椿管、先是汴河口決壞、汴水不通、綱運不至、有旨差提舉京城所陳良弼、同都水使者榮焜、陳求道、修治決水、至是水通、綱運漸至、故有是命、且令已卸空綱、自京師船載六曹案卷及器甲等、至行在、七月某日、臣同執政官奏事、進呈劄子、大略謂承平之時、雖無事、當備官以張朝廷之容、艱難之際、雖多故、當省官以責事。

功之實。至于祿廩亦當隨宜裁節以濟一時之激。蓋世方多難。賦入狹而用度廣。非加裁節。則何以爲經久之制。內自朝廷。外至州縣。監司。宜省沉員。以節浮費。有旨省臺寺監。以繁簡相兼。學官館職之類。比舊制減半。開封府曹掾。依舊改爲推官。提舉常平司。併歸提刑司。同兩浙福建市舶司。併歸轉運使。以司錄。依舊爲簽書。節度判官廳公事曹掾官。依舊爲節度觀察軍事。推判官。支使。掌書記。錄事司。戶司。理司。司法。參軍。

縣萬戶以上置丞。不滿萬戶不置。罷吏負三分之一。堂吏依祖宗法。轉官止朝請大夫。初陳乞出官。止爲通判。應前宰執子弟。以恩數帶貼職。及待制以上。並罷宰執。及見任宮觀待闕。未有差遣。京朝官以上。俸錢並權減三分之一。候事定日取旨。七月某日。三省同奉聖旨。王圭除河北西路招撫司參謀官。登彥除河北西路轉運判官。七月某日。臣同執政官奏事。上出絹背心。宣示泣諭。臣等曰。道君太上皇帝。自燕山府密。

遣使臣曹勛賫來背心領中有親書八字曰便可即真來救父母羣臣皆泣奏曰此乃陛下受命於道君太上皇帝者宜藏之宗廟以示萬世有旨從之七月某日借通直郎直龍圖閣河北西路招撫使張所上殿面賜章服遣行所具畫一乞以京畿兵三千爲衛於大名府置司一面遣官於河北西路告諭招撫山寨首領民兵候就緒日度河先復濬衛懷州真定府次解中山府等處圍乃以兵民紹地養之如陝西五路弓箭手法仍乞緡錢百萬以爲半年之費得旨從之七月某日京師龍德等宮津送到諸色寶器等上命碎之於殿庭間衛士有持去者聽之中外莫不悅服七月某日臣與執政官同進呈御史臺鞠勘宋齊愈事初齊愈爲右司員外郎自圍城中出詣行在自陳以病在告不與僞楚事除諫議大夫既而臣寮論其首建詣請立張邦昌以合金人之意按據甚明有旨送御史臺鞠治證驗明白齊愈欵服至是案上三省樞密院

同奉聖旨依法定斷仍榜其罪於通衢七月某日王瓌傳亮上殿面錫瓌器甲戰袍束帶賜亮章服遣行河東路經置司畫一陳乞降指揮陝西路轉運司應副財用就五路舊西兵舊弓箭手將家子弟中募兵二萬人并朝廷所付兵萬人通成三萬就陝府置司與金人河中府解州對壘一面遣人結約河東山寨豪傑民兵收復州縣候兵集日乘機會過河得旨從之七月某日臣同執政官進呈東京留守司鞠治華國靖

恭夫人李氏公事初張邦昌既僭竊居福寧殿李氏奉之時以果實爲獻邦昌亦厚答之遂以養女陳氏侍邦昌寢其後邦昌欲退歸府第因其婦入禁中乃留親隨人易陳氏以出邦昌出禁中李氏送至內東門有語指斥乘輿上聞之命留守司同御藥院於內東門推治李氏欵服且言邦昌用乘輿服御及陳氏事上震怒曰邦昌敢居宮禁寢殿姦私宮人可以見其情狀有旨李氏決脊降配禁營務下民爲妻七月某日

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近降指揮諸路州郡修葺城池繕治器械招募軍兵積聚糧食增添弓手團結民社措置郵傳緝捕盜賊建置帥府要郡推行軍政皆係急切事務訪聞州郡玩習因循殊不留意仰自今旬具施行次第申尚書省樞密院弛慢不職官吏許監司劾奏以聞常切准脩朝廷遣使按察誅賞七月十四日臣同執政官奏事訖留身奏上曰朝廷近日外則經營措置河北河東兩路以爲藩籬葺治軍馬討平

盜賊內則修政事明賞刑皆漸就緒獨車駕巡幸所詣未有定所中外人心未安上宣諭曰但欲迎奉元祐太后及津遣六宮往東南朕當與卿等獨留中原訓練將士益聚兵馬雖都城可守雖金賊可戰臣再拜曰陛下英斷如此雖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不是過也中外未知聖意乞降詔以告諭之上從所請七月十五日內降手詔朕惟祖宗都汴垂二百年天下又安重熙累洽未嘗少有變故承平之久超軼漢唐比

年以來圖慮弗臧禍生所忽金人一歲之間再犯都城信其詐謀終墮賊計盡取子女玉帛遂邀二聖鑾輿六宮戚屬悉擁以行夷狄之禍振古未有四海臣子孰不痛心肆朕纂承永念先烈眷懷舊京潛然出涕思欲整駕還京謁款宗廟以慰士大夫軍民之心而兵火之餘民物如故朕之父母兄弟宗族靡有留者顧瞻宮室何以爲懷是用權時之宜法古巡狩駐蹕近甸彌召軍馬以防金人秋高氣寒再來入寇朕將親

督六師以援京城及河北河東諸路與之決戰已詔奉迎元祐太后津遣六宮及衛士家屬置之東南朕與羣臣將士獨留中原以爲爾京城及萬方百姓請命於皇天庶幾天意昭答中國之勢浸強歸宅故都迎還二聖以稱朕夙夜憂勤之意應在京屯兵聚糧修治樓櫓器具並令留守司京城所戶部疾速措置施行咨爾士大夫軍民體朕至懷無憂疑慮故茲詔示想宜知悉七月十六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元祐太



年政言 卷之三  
后以避家諱改稱隆祐太后以徽猷閣待制孟忠厚爲迎奉隆祐太后提舉一行事務步軍指揮使郭仲荀統兵扈衛司封員外郎楊邁沿路州縣預行計置糧草濟渡舟船七月十七日臣同執政官奏事進呈劄子大略謂巡幸之策關中爲上襄鄧次之建康爲下今縱未能行上策猶當適襄鄧以係天下之心夫襄鄧西鄰關陝可以召兵北近京畿可以遣援南通巴蜀可取貨財東達江淮可運穀粟山川險固民物淳厚

此誠天設以待臨幸願爲今冬駐蹕之計得旨定議巡幸南陽以觀文殿學士范致虛知鄧州委以修治城池繕葺宮室官府朝廷降鹽鈔錢帛委轉運使范之才等儲峙糧草命發運司撥江湖綱運由襄江通漕命四川變轉運輕貨陸路自陝西江路自歸峽以入南陽七月十八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差戶部侍郎黃潛厚爲巡幸提舉一行事務膳部員外郎陳充幹辦頓遍行宮一行官吏將佐軍兵安治去處虞部員

外郎李儔、幹辦相視橋道渡船，并樁辦糧草，發運使李祐為隨軍轉運使。七月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委兵部郎官并太常寺官各一員候巡。幸有日，限三日計置合用舟船車乘等，迎奉神主赴行在。及據合用人數，就太廟親事官擡撰，令殿前司差撥禁軍三百人防獲，仍轉委內侍官員充同共都大主管，其合行事件並仰條具申尚書省。七月某日，臣同執政官奏事，進呈內降御札募兵改刺新軍，有旨軍政。臣奏曰：元降募民指揮許改刺者，祇謂潰散西北兵卒，無營房可歸者，即非以見在營房兵卒許之改刺，因以中書省元批旨進呈，得旨依允降指揮施行。七月某日，三省同奉聖旨，近降指揮諸路買馬，每州可祇令買百匹，東南州軍不產馬處並免。所有勸民出財助國推賞指揮，更不施行。上意恐致搔擾，故也。七月某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李擢為係淵聖皇帝已曾責降，特免散官安置，責授軍器少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七月某

日三省同奉聖旨錢伯言除吏部侍郎黃次山  
除吏部郎官尹東珣除金部郎官周格改差兩  
浙路提刑黃惇書除兩浙路轉運副使劉蒙除  
江東路轉運使七月某日臣同執政官奏事訖  
留身奏事論及君子小人不可不辨上宣諭曰  
君子小人不難知但考其素行則知之臣奏曰  
陛下誠得知人之要中興之業不難致天下幸  
甚七月某日三省同奉聖旨董耘除兵部尚書  
晁訖之除待制兼侍讀七月二十七日內降手

詔朕觀古之爲士者何其分義之明而忠厚之  
至也承平之時縻好爵享豐祿相與同安榮多  
事之際不擇地不苟免相與同患難故人之好  
我至于示我周行王事靡盬至于不遑啓處而  
鹿鳴四牡之詩作先王之澤可謂盛矣祖宗涵  
養士類垂二百年教以禮樂風以詩書班爵以  
貴之制祿以富之於士無負而士之所以圖報  
國家者不能無愧於古人日者二聖播遷宗社  
幾至于顛覆而伏節死難者罕有所聞其故何

哉肆朕纂承慨然思任羣材相與協濟修政事  
攘戎狄以奉迎鑾輿而士大夫奉公者少營私  
者多徇國者希謀身者衆乞去則必以東南爲  
請召用則必以疾病爲辭沿機以自便者相望  
于道途避寇而去官者日形於奏牘甚者至假  
託親疾不俟告下挈家而遠遁夫禮義廉耻正  
所以責士夫也所守如此朕何望焉豈朕初嗣  
大位所以訓告者未至歟將士大夫狃於故習  
而未能遽革歟已詔甚失節者寘之極典其次

投之遠方爲多士萬世之戒其自今以往各恭  
乃職一乃心助予一人克復大業底綏四方以  
匹休於隆古敢有弗率弗迪尚蹈前愆在內委  
御史臺在外委監司彈劾以聞邦有常刑朕不  
敢赦故茲詔示想宐知悉八月一日臣同執政  
官進呈御史臺鞠治陳冲余大均洪芻王及之  
等公事皆在圍城中誘置內人爲妾及因抄割  
金銀自盜入已上宣諭曰此何等時乃敢如此  
得旨余大均陳冲洪芻情犯深重各特貸命除

名、勒停長沙門、島永不放還、張卿材責授文州  
別駕、雷州安置、李彝責授茂州別駕、新州安置、  
王及之責授隨州別駕、南恩州安置、周懿文責  
授隴州別駕、英州安置、胡思責授沂州別駕、連  
州安置、八月二日、臣同執政官奏事訖、進呈劄  
子、大畧謂生於陵者安於陵、生於水者安於水、  
南方之人習水而善沒、其操舟若神、而北人有  
懼舟楫而不敢登者、水戰之利、正南人所宜應、  
沿河沿淮沿江帥府要郡、宜令造戰船、募水軍、

凡習水而能操舟者、皆籍記名姓、平時許其自  
便、有故則糾集而用之、逐時教閱、量行激賞、必  
得其力、有旨令諸路招置水軍、以樓船凌波爲  
號、差御營司幹辦官楊觀復、齎空名告、往江浙  
募人造船、餘路委提刑司措置總領、八月三日、  
內降白麻、楊惟忠、劉光世、王淵並除節度使、八  
月某日、三省同奉聖旨、右司諫潘良貴、除工部  
員外郎、觀察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李庠、除  
東京副留守、八月五日、內降白麻、除臣尚書左

僕射兼門下侍郎、除黃潛善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八月六日得旨，御營副使按閱軍馬。八月七日，臣同執政官奏事，進呈河北西路轉運副使知大名府張益謙奏狀，言招撫司搔擾不當，置司北京，及欲起北京屯戍兵，給用器甲，為非是。緣置招撫司，河北盜賊白晝殺人，不若罷之，專以其事委帥司。臣奏曰：張所畫一乞置司北京，候措置就緒，日渡河，今尚留京師，以招集將佐，故未行。不知益謙何以知其搔擾而言不當。置司，至於守兵器甲，不可輟那。當令招撫司合具用數申陳，自朝廷給降可也。朝廷以金人攻圍河北，民無所歸集，為盜賊故，置司招撫，因其力而用之，以解河北之急，豈緣置司，乃有盜賊。今京東京西，羣盜嘯聚，攻掠州縣，豈亦招撫司所致耶。方時艱危，朝廷欲有所經略，益謙小臣，乃敢非理公然沮抑，必有使之者，不懲之，無以戒妄議而沮好臣。上乃令降旨，招撫司依舊一置司北京，就緒日疾，速渡河，不得抽摘守兵。

具合用器甲數、申朝廷應付、如招撫到河北、兵民嚴行鈐束、無令作過、張益謙令分折以聞、八月某日、三省同奉聖旨、許翰除尚書右丞、差內侍押赴都堂治事、八月某日、三省同奉聖旨、范訥罷檢校官節度使、與承宣使淄州居住、以言者論其爲宣撫使及留守東京不職故也、八月十二日、臣同執政官奏事、進呈河東路經制使司奏狀、元降畫一聖旨指揮、許令於陝府置司、候措置招集軍馬齊集日渡河、續奉聖旨、令聽

宗澤節制、於陽武渡河、伏乞明降指揮、以憑遵守、臣奏曰、河東經制司所得兵不多、自陽武渡河、濬衛懷三州盡係金人所守、便爲生界、難得糧餉、萬一潰散、即朝廷別未有一項軍馬、可以措置河東、不若令依元降畫一指揮、且於陝府置司、招集軍馬、事體爲便、黃潛善謂逗遛不進、致失機會、臣奏曰、河東經制司受命啓行、纔方數日、猶尚在京師、恐難謂之逗遛、今日事勢未見機會可乘、不若盡將帥之慮、乃可責以成効、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用其言而績用弗成朝廷自有典憲議久不決  
八月十四日內降御批傳亮兵步不可渡河可  
罷經制副使發赴行在八月十五日臣以疾不  
任事上表劄乞罷尚書左僕射除在外宮觀差  
遣八月十六日蒙恩差內侍宣押赴都堂治事  
上第二表劄八月十七日蒙恩差內侍宣押赴  
內殿奏事上第三表劄八月十八日內降麻制  
除臣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當日罷  
任

卷之三

終  
文  
化  
年  
序

文  
化  
年  
序



